



杭州廣化禪寺住持文盛持其師空谷和
尚語錄示余曰將鉅棒願乞一言識諸於
後余得觀其所作多指論學者心法之要
或因應酬以贈遺於人或因問答以啓迪
於人禪然之語莫測其端僂儒釋並同變
化無窮夫言心聲也心之所存者正則言
之所發亦正空谷得其正者歟空谷嘗刊
其得法之語而後和為語其於世也亦未



又能哀輯空谷之語。其傳於不朽。其師徒之用心善美。誠可尚也。遂書以歸之。

賜進士出身

中憲大夫太常寺少卿四明鄭雍言識



昔蘇文忠公序錢塘勤上人詩集謂佛者惠勤從歐陽文忠公游。公嘗稱之為聰明才智有學問者。尤長於詩。佛老之子。有治詩書仁義者。公必致其益進之也。余觀今之縉紳先生。多為空谷禪師。系其語錄。此亦二文忠公之心。勤空谷因勤之屬。歟。其徒文盛又克哀輯空谷之語。傳之永久。視勤之徒。殆將過之矣。何吳中今昔之多名。

僧乎文盛請題於後余遂嘉之而為之書
翰林侍讀兼

國史

經筵官吉水周敘題



天馬行空固無踪於繫繫大鵬運海亦止氣於軋符
是知文主乎氣抑亦非氣之可諛苟善養之充夫宇
宙然非外生死忘物我則胸中之流未必超凡塵而
妙幻化若夫心宗之學即有相而證真空實際也余
燕坐間有僧名文盛自靈隱山中携其師空谷和尚
所製語錄曰空谷集來謁具言吾師生姑蘇洞庭世
家居龜壑陳氏著姓月潭慶士之子也師成童時不
愛茹葷每趺坐若禪定樂嗜佛理志求為僧母金與
慶士言此兒有道氣從其出家必為沙門之懿範慶
士然之師雅好禪宗志求無上之道洪熙間石菴介

禪師倡道虎丘即往禮為剃度師虎丘嘉其識融朗
機圓通甚器重之師具戒歷職皆從宗門碩德參學
于南極和尚是又明眼宗師自是默契宗旨潛光隱
德澹如也文盛隨侍歷見名藍臣利具辭敦禮聘薦
師乃視寶如石曾未之顧惟以道為重任今輯其語
分門列卷而彙次之將壽梓以廣其傳因請為序余
展視之其妙機大用變化無跡如雲間之鶴翱翔於
埃垓之外超越於溟渤之間耀羽扶桑揚音丹丘軒
騰無礙故其說禪若波翻電掣滌湛洄洽而至稽天
沃甲又如人之一身自頂至踵肢節脈絡一一相攝

了無隔滯意宏深辭廓達所以外生死忘物我起凡
塵妙幻化也其法語記序題跋長篇拈提頌古詩偈
問答等目混用儒釋語其應酬本宗則純闡第一真
諦於題詠則貫攝性理多合盛唐音響蓋就事而顯
理惟法海無邊教亦大備累億萬千言至無一言之
跡使聞者當悟云爾或謂律不尚文惟心是印是知
渡長河登彼岸而不知藉舟筏之力者也第一義流
傳于今所賴文字之存耳傳宗必藉語錄是編實空
谷之足音扣有應而跡難求門人瞻仰光儀聽聞聲
效得悟於一棒一喝之下無資於文可也苟無語言

文字以顯其道至於光沉影絕則後學以何為究竟
之地不其捨正途而趨異域乎是知文盛有功於心
宗之傳其大矣哉

賜進士承直郎烏羅府通判錢唐存菴彭清序



空谷集卷第一

門人 文盛 等編次

散說

○懶雲和尚語錄序

格外提持不滯功用神機活脫電火難追終落佇思便
歸陰界言前得意綴殼迷封棒下翻身觸途狂見蓋此
一法直接上根自餘中下之流例皆罔措佛祖授受代
不乏人惟宋季迄于今日學者多執權乘之業提死話
頭不善參究所以鮮克妙悟或執轉萬物為自己墮在
偏枯或測度聖心膠於義學或作昭昭靈靈弄精蒐漢

或死心忘形陷於無記如是等類沿襲成風雖初祖復
來亦不能奪其志而救其弊也不有透關眼目實乃甄
別難明致使上根之人困於死術小根之人愈成下劣
是則名不虛義亦名生死本亦名戲論法亦名相似
禪如以碓硃執之為玉誤他後學罪莫大焉嗚呼幸我
大覺世尊道力宏深正宗弗墜適當宋季而有無準範
禪師出焉範得雪岩欽欽得無極源源得天真則則得
懶雲和尚也諸師繼出追復古風用殺活之機施縱擒
之手黑豆法天迴地轉破砂盆玉振金聲中興臨濟正
宗開鑿人天眼目要在超宗逸格方契重關自非紛紛
之徒所能扳濫懶雲老人所說之語侍者不解錄而精
之遂致此道幾跡熄焉語及於此為之慨然是以會二
三友凡能記誦老人之語者隨手錄之得法語偈頌等
百餘篇語雖不多禪旨具矣猶後猊之絃一撫則諸音
絕矣今將鏤板傳示將來中有一句把定佛祖咽喉直
下轉迷成悟若謂易會閻浮樹在海南邊若謂難會誰
不頂天并履地覽者見得明白不徒然矣

金剛經後跋

堅利不壞破一切相統攝萬法不住萬法金剛般若之
義彰矣豈特廣被言辭而後至也伶利漢向未舒卷時

着得隻眼便見般若真體放光動地不動舌根熾然常
說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青山綠水翠竹黃花鶻噪
鴉鳴色空明暗各依本位日用之間無欠無餘一一天
真明妙雖然如是猶在第二義門直饒盡底掀翻向世
尊未說之前全機領荷透脫自由若到衲僧門下正好
喫棒何也末後一關未曾過得大矣哉豈似局量之徒
各執偏臆之地以當宗乘者耶此事且止即今般若真
體在甚麼處吐汝還會麼若也會得不妨俊快若也未
會但將此經離文字相離意識相不作有念不作無念
如是咬嚼忽然蹉口嚼破虛空突出本來面目始知禪

不外教教不外禪似空藏空如水歸水便好挨拶前之
所謂末後一關者也今日曲施方便畧通線路昨夜陝
府錢半咬殺巴山石虎

○容月軒記

武林吳山之陽有山曰清平清平之襟有禪刹曰開元
主席禪師秋江湛公也公於其師先石泉翁藏脩之所
闢一室為軒內外敷飾不華不陋咸適其宜凡遇儒釋
清士則延歸是軒極談仁義忠孝之道或研究己躬工
夫邊事余因駐錫錢唐亦多憇於是軒不以主賓為分
去住為拘也公請名其軒輒以容月名之復令著其義

曰是軒當清平之巔挹越山於簷楹之間眇胥江於眉
睫之下市囂雖近未始為之紛擾可謂世間出世間也
况跌坐其間日以繼夜夜以達旦當中有萬籟寂然雲
斂霧廓月印澄江盈軒虛白不佳於境不執於心心境
兩融人法雙泯雖中道亦不容措足至于透出玄關之
表始見西來的旨然後一出一慶一機一境無非道之
全體妙用遊戲所謂海印三昧者也然江之擾濁軒之
空塞皆未可容月也江之澄清軒之虛豁月則現矣禪
心亦爾或隨八面境風之掀播三毒癡雲之障蔽欲求
道之發明則未可也境風所不能撼癡雲所不能翳此

心湛然猶江之清軒之豁道則近於明矣矧斯軒據斯
境副合公之名號非偶然也公於此道益當勉諸

送徵古源住持翠峯詩偈序

晏子曰君子贈人以言夫贈者增也人之所聞嘉言善
行也或有所不足而增益之古人贈行其本乎此非徒
耀於聲譽也吾徒識心達本源故號為沙門又不止於
嘉言善行而已心也者一身之樞妙道之本人所得之
無往不可必也薦其志慎其行遵其教明其道然後陸
沉衆中潛行密用長養聖胎忽尔清風四聞因緣會遇
人所推舉住持一方為人師範豈小事哉固當益厲其

志益固其行益崇其教益弘其道尊賢容眾啓迪後昆
庶不謬為沙門釋子續佛慧命者也吾郡洞庭古源徵
長老乃安岩和尚之高弟子也資稟淳粹志之於道親
炙於冷泉無極和尚久矣入室侍香繼司藏教日進之
益乃可知矣武康翠峯禪寺者吳興之名刹也久虛其
席僉謂古源堪荷斯任既愜輿情僧司申名教府歷試
中選持檄而歸未幾將往補其處而儒釋諸彥惜其別
感賦詩偈為贈屬余言以弁群玉之首辭不容輒以沙
門之太畧而以此告云

金剛經後跋

釋迦老子說般若經為指南於迷途之密然則然矣殊
不知將無限驪珠作泥丸撒却了也今日重新刊板能
展愈甚後教山河大地遍界全彰令一切人觸着踏着
然則未審有誰收得一顆半顆來若也收得不妨山僧
為伊酌價

示真性源

參禪須要信得徹有主宰提撕話頭默默參究於一切
處無着無依逆順境界到手便為驀直行去不起分別
不見有違順不見有境界蓋為大解脫中不存一法也
洞然了悟直下承當更進一步了却向上一着虛徹靈

明如金剛王寶劍萬物曷敢嬰其鋒更說甚麼世法佛法煩惱菩提透頂透底舉體全真是為逸格之人也

示圓鑑堂

念佛一門捷徑修行之要也識破此身不實世間妄念是生死根作淨土可歸念佛可恃緊念慢念高聲低聲總無拘礙但令身心閑淡默念不忘靜閑閑忙一而無二忽然觸境遇緣打着轉身一句始知對光淨土不離此處阿彌陀佛不越自心雖然如是若乃將心求待反成障礙佛性是自然之物不屬心思意解若見恁麼記你便執箇無心又成大病但以信心為本一切雜念及得下為本如是行去縱然不悟沒後亦生淨土階級進脩無有退轉優曇和尚今提云念佛者是誰或云那箇是我本性阿彌陀謂是攝心念佛參究念佛汝今不必用此等法只用平常念去

示誠敬堂

此一着子天然具足不屬造作曠天劫來流浪生死逗到今日不曾增損一絲毫許只為沉迷久遠不自覺知縱然覺知亦被塵勞妄想宿習濃厚道念力微不能契悟大抵只貴知身是幻一切心念放得下參箇無字密密窮究亦不可猛狀損敗幻軀亦不可打在無事界裏

但令神思虛閑提撕無無又提無無默爾省察如是提
撕有箇甚麼道理忽然識破妙在轉處即此便是打破
疑情也亦不可執於省察着想用心亦不可特地待悟
亦不可妄生穿鑿別起疑情而成妄想或執緊提慢提
有心無心總是繫縛夙有靈骨者則無此過用心切當
直下便會固無難矣

示安雪心

人人已躬下有一段奇特大事範圍法界包裹虛空堂
堂獨露初無間然行住坐卧飲食談論欠少甚麼為有
妄念迷塞悟門不能瞥地佛祖垂慈百千方便惟恐障

着直指明心之要也古人發一機示一境令學者
下見性生死涅槃空花無蒂後人根器不逮今將古人
機語提撕參究如人學射久之自中也但將世間雜念
放得下萬信此道提撕無字此箇無字不是有無之無
離四句絕百非迥超言象之外統攝玄奧之樞機也不
在思惟計較而可知之有箇訣竅祕在其中冷地省察
忽然識破自知慶幸此時方可喫待甜饅也却來再參
末後一句

示肆南宗

趙州無字未悟之時如銀山鐵壁今日也無無明日也

無無一朝水到渠成始知錢鏐銀山元非別物只貴退步休心切切要明生死大事不可呆蠢蠢念箇無字虛延歲月亦不可推詳計較義理曲會但於時中憤憤然要明這箇無字忽尔一朝懸崖撒手打箇翻身方見孤明歷歷如是現成到此不可耽着味着還有腦後一槌極是難透你且恁麼參去

示曹道英

諸人有箇佛性只為妄情所使逐境扳緣所以陷於輪迴生死無始劫來至于今日此性亦不曾移易今得人與生在中華之地得聞佛法幸莫大焉須當識破人身

虛幻不實凡屬有生不免有死趁此未死之時做箇計策求生死依仗佛法脩心辨道將四大幻身種種心念盡情放下持念一句阿彌陀佛求生淨土諸惡莫作衆善奉行處於世事不着於心隨緣應物心念常空繫於念者惟念阿彌陀佛求生淨土之心也如是行去臨命終時得生淨土蓮花化生見佛聞法漸脩漸證無有退轉然則不可被人惑亂迷於邪見妄取奇異墮於鬼神之類當知大道如太虛空了無一法可得悟道即是悟此法空明心見性大覺世尊曰無有少法可得然燈佛為我授記依此樣子可躋正路處天地間如逆旅也

縱年百歲如於客店投寄一宿而已不可認為久居之計如是用心庶無執滯

曹道英等求戒故示其語

當陽一着脫體現成不在拈槌豎拂不在瞬目揚眉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只貴直下承當全機領荷自然頭頭合轍法法全真無凡聖迷悟之殊無生死涅槃之異德山和尚曰汝但無心於事無事於心雲門和尚曰直下無事去恁麼說話早是相埋沒了也咄你有甚麼事還會麼好箇消息只是承當者少是以吾佛世尊設此方便令持禁戒因戒生定因定生慧洵汝身心漸至

戒道戒有多品且持五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持此五戒已而無惡不斷無善不備無生不度則二百五十戒亦漸具矣當知戒不離心心不離佛戒心與佛三無差別得之於心應之於外左右逢源道無不在者矣慎勿輕於此戒須知此戒即是成佛之根苗也無令踐犯以招愆務在傳持而作佛

慶靜先生求語

三教聖人導世之術道同而跡異達其道則不以跡之為間局於跡則不知道之同體故道學鴻儒與吾宗碩德相忘於形骸之外者蓋由道同也若劉遺民陶靖節

結社念佛於遠公周濂溪二蘇子窮禪旨於佛印此道
學者歟豈泥於跡者可同日而語也東吳釣灘王先生
字耕平號處靜早從鄉先生雲林許公遊受業於學天
稟警敏有志於道學一日謂余曰道學之理具於自心
何藉念佛乎曰虛靈之道操則存捨則亡不屬事物不
離事物但誠於心則微於用先儒謂誠能動天地感鬼
神又曰小善不積無以成聖斯言豈欺人哉不思不勉
自中於理者惟聖人為能耳自餘賢智鮮有不從下學
而上達也佛是往古大聖人道圓德備念其名號則能
自然感發正吾正心恒以成性藉古佛之力引發我心
之佛返觀念佛之念從何而起一旦猛省始知阿彌陀
佛不離自心是時左右逢源無適而不自得也處靜唯
然曰至哉言乎願效昔賢念佛之道焉請書所言以為
時中發覺之緒於是乎書

謝醫士馮景陽序

疾必求醫醫必擇良蓋醫司人之命非輕任也世之醫
莫不祖於軒岐盧扁師於孫張劉李所以起死回生必
取於數聖賢之方術而識其病源知藥性明脉理察人
虛實以投藥劑或宜先攻病而後補其虛或宜先固本
而後揭其病得其所傳加以學力之至用心之精則雖

未至神聖之妙亦有功巧之能其去疾之功豈淺淺哉
余忽患寒熱伏枕連日擬為山嵐瘴氣服藥弗効人有
薦命稽世醫馮氏景陽以醫道行於此於是延至山房
切脉曰師之疾因熱受風而中其寒非山嵐瘴氣之所
致也遽投藥劑加以丸散不浹旬而愈何其功效如此
之驗耶疾可不求醫乎醫可不擇良乎景陽良醫也乃
報之以財景陽曰知師道中清士也藥餌聊代捨施之
道財則固所不受卻之益甚余蒙景陽愈於疾而不受
財報故懷其德羨其良終不自己古人謂贈人以金不
若贈人以言景陽益進斯學明夫人身與天地同一氣
焉

答安雪心語

人心與天理同一道推廣其道以及於人一旦薦歸
用大展醫國之手致君澤民咸躋仁壽之地是時別當
胥賀未晚也余雖不文以稱道其萬一姑書此以致謝
焉

雪心過門須語筆以酌之復問時中履踐參究此道處
心之要余乃答之問曰師今參究無字如是提撕如是
省察是為參禪之要乎曰衲僧機用如擊石火閃電光
轉得氣來白雲萬里無寸地與你扎脚無影跡與你窺
測言前領會猶且庶幾白後知歸是為鈍漢豈有提撕

省察之事古人不似今人如是用心但於宗師機鋒下翻身悟入之後師家手段煅煉成就而已後代隨人根器善巧方便令人如是用心但得悟入便好琢磨抑不得已令汝如此用鈍工夫也汝以為參禪之要却成死殺法也

曰夜間還許睡否曰若不睡則昏黑茫然渾無精彩還用熟睡一氣則無昏沉打攪

曰打破疑情之後別有何事曰疑情破後明得本參公案是為衲僧巴鼻還有悟中之迷也明得末後一句方是作家

曰何等公案是衲僧巴鼻何等公案是末後句曰趙州無字青州布衫麻三斤乾屎橛此等公案皆明衲僧巴鼻國師喚侍者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德山托鉢雪峯入菴興化打克賓此等公案皆明末後句

曰悟後如何用心明得末後句曰古人嘗謂悟後遇人始得若不遇大宗師大爐鞴裏烹煉成器只在半途而已五祖和尚曰如鍊牛過窓樞頭角四蹄都過了惟有尾巴過不得誠哉是言也易中之易難中之難所以古人不肯一日無師悟徹之後還亦親近五年十年至於擴充之地始肯離師悟後不遇大宗師亦係無奈但將

此等公案參去久久亦有證悟

曰參禪人不許看教此意如何曰初機人先看教則被義學塞住悟門難得悟道所以令人悟後方可看教雖然如是各人根器不同永嘉德山輩先看教而入禪亦無定法禪教二邊兩備始得悟得禪關不明經旨則玄理不通明得經旨不透禪關則不得明心見性所以永嘉德山輩宗通說通佛法大備者也

曰宗門語句還要看否曰都要看過涅槃心易曉差別智難明五家宗派機用不同皆要明得故云一法不備不名滿足善提此言亦無萬行而說也石頭和尚曰從

來共住不知名任運相將只麼行自古上賢猶不識造次凡愚豈易明汝宜勉諸

曰惟坐為禪耶不坐亦為禪耶曰禪是活法行住坐卧七縱八橫惟是一致不似六波羅蜜中禪定之禪一門而已吾宗之禪是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禪囊括大道統攝玄機主執四聖六凡之性命包裹十方世界之綱維活卓卓地不受羅籠心思意解者如取螢火欲燒須彌執於做作者無繩自縛也當知心是主人翁是走使只解捉縛走使爭知失却主人翁禪在一切處須臾不相離惟於坐時身心安樂便於參究而已善用

心者亦不執此不善用心者反成桎梏以要言之世間
之心放得下是名精進志願堅固是名勇猛究明生死
是名辨道依信佛法是名脩行知身是幻是名坐禪窮
究公案是名參禪不起妄念是名禪定心不板緣名無
散亂不味三昧名無執着心常寂滅名為解脫心與道
合名為工夫如是用心吾為保任有箇悟處

曰居山不出是為善否曰古人悟徹之後居山養道而
已今人不明其旨蠻法居山三四年不出山來謂是
好人或有靈驗或有奇異一箇虛名驚動世人殊不知
總是鬼神茶飯豈不見永嘉大師道若非解契玄機行

待真趣則未可幽棲抱拙應當博問先知若未識道而
先居山者但見其山必忘其道若未居山而先識道者
但見其道必忘其山忘山則道性怡然忘道則山形眩
目是以見道忘山者人間亦寂也見山忘道者山中乃
喧也必須了陰無我無我誰任人間若知陰入如空空
衆何殊山谷如其三毒未祛六塵尚擾身心自相矛盾
何關人山之喧寂耶且夫道性冲虛萬物本非其累真
慈平等聲色何非道乎特因見倒惑生遂成輪轉耳至
哉言乎以為龜鑑

○大藏要畧序

法界本無生死。生死起於安心。諸佛豈有言詮。言詮出乎方便。故我大覺世尊。向無言說。中說經一藏。若頓若漸。若偏若圓。俯就機宜。曲施善巧。即為法界群生。治安心之良方也。依方調治。則生死大病。漸獲瘳矣。景隆披閱藏經。而知慈父之心。息大難辭。昊天罔極。唯有發菩提心。為佛護念。於一切法。如實了知。弘此勝法。成熟有情。庶為報恩之萬一。余皆不能行之。但於經中。凡遇統攝妙道之機軸。滋養佛性之甘露。防禦非法之金湯。調御難調之善巧。採輯成帙。名曰要畧。便於闡也。門人道真。欲鉅梓與人。共余乃可。之妙法。涵於大藏。文富義博。

卒莫之究。有若奇珍異寶。涵於滄海。必操巨舶。備資具。擇舟師。衝危駕險。入海採之。豈泛一葉扁舟。可得而詣耶。既將此寶。送入手中。不用衝危駕險。安坐而得之。幸莫大焉。既擇一藏之精華。聚於一帙。納於一心。其為饒益。不亦善矣。苟能不執言詮。薦厥旨於機境之表。即登入道之階。漸或曰宗鏡錄釋一藏之玄旨。鉤微綜博。罄無不至矣。要畧得非贅耶。曰宗鏡錄會諸宗之說。折中說之。去丈就尺也。要畧唯撫經語。撥去繁文。單明大道。不約而不奢。去尺就寸也。不亦宜乎。或又曰凡有言說。皆是剩語。要畧得非言說耶。曰以言遺言。言無滯跡。以

楔出楔楔不留踪。猶彼江河本為濟人。而人蹈之則有
溺身之患。非江河之罪也。龍得之則為妙用。非江河之
私也。善用不善用耳。或氏之言姑置之。雪竇和尚曰。有
一等人不受人商量。眼裏着不得屑耳。裏着不得水。佛
祖言教如熱碗。鳴聲却乃拗折拄杖。亦是一負無事道
人。有一等人受人商量。眼裏着得須彌山。耳裏着得大
海水。佛祖言教如龍得水。似虎靠山。却須挑起鉢囊。亦
是一負無事道人。有一等人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
得。然後沒交涉。亦是一負無事道人。三負無事道人。不
要選一人為師。雪竇如是道。諸人當自裁酌。

空谷集卷第二

門人 道真 等編次

長偈

讚佛

法界無量無上尊法身。圓滿法界量。無量阿僧祇數劫。
 脩行人所難行。行內施外施。極盡捨身與命。如脫屣。
 曾無一念疲厭心。勇猛惟求無上道。乃至少法無所得。
 證極果。乃不作證。成就三十二種相。八十種好妙莊嚴。
 於身一一毛孔中。安置世界。不迫隘。以諸三昧神通力。
 善能調伏難調者。善知群生種種心。隨機應化而濟度。



衆生諸法無自性緣會而生悉如夢佛身如空無所依
衆生如幻無度躡涅槃生死等虛空而能開覺於未覺
依諸幻法而幻脩悉至無餘涅槃地如是法界作佛事
盡未來際無間斷

讚法

其深廣大性空寂清淨離欲無罣礙成就無量勝功德
無相無為無所住不壞一切世間法而談實相聖義諦
一法遍含一切法法法攝入於一法譬如帝珠寶絲網
一一相攝無雜亂衆生流轉生死中為彼苦樂作依怙
頓漸開遮十二部三百餘會具開演百千萬億方便門

如太虛空不可盡衆生種性不可量是故聖諦亦無量
善入諸法性清淨不見諸法有垢淨若垢若淨無二性
平等安住離分別我無我所不可得畢竟曾無一二相
不即文字亦不離文字性離證實相如是法界濟群生
了無取捨常寂滅

讚僧

性空無住無起滅如彼虛空無所繫憫衆生故脩勝行
為彼群迷作先導法法圓脩既圓滿無量智慧功德聚
不離慈悲喜捨心行願弘深浩滄海如鳥行空無足跡
如水中月不可取不取善惡起分別平等濟度登彼岸

密施善巧方便加利行同事令生信入彼生死危險途
度衆生故曾無厭離性離相無所有而證菩提薩埵耶
了知十二有支法從緣悟入登妙果具大神變不思議
安處獨覺菩提位始從嚴教而開悟苦集滅道見真諦
常為群生為福田故居四果嚴聞地法王真子力甚深
令三寶種常不斷

淨土願王

往昔無量無數劫棄國王位作沙門號曰法藏比丘僧
師於世自在王佛時佛廣為具闡演速證無上菩提道
廣發無量殊勝願其心寂靜無所著攝取莊嚴清淨土
悅可一切衆生心國土迥無三惡道生彼國者皆妙相
悉知夙命百千劫天眼天目神足通常行六度四攝法
不聞貪恚愚癡名光明壽命無限量常住勝定難思境
衆生信樂生彼國發菩提心脩勝行而能繫念佛名號
生彼國土無有疑既生彼國無退轉悉至阿耨菩提處
乘願行諸佛國土承事十方無量佛轉化法界之群生
同歸常寂光王土

補處慈尊

了知法法本來空法法唯心唯識故成就無上正遍知
得授當來補處記備歷阿僧祇數劫大悲願力常應世

乃至毛道含識流悉見道師作佛事常放無量身光明
攝取天人與魔梵於一念中悉了知一切衆生心所念
安住了無虛妄法善權方便而開導欲令群生覺悟故
無生滅中示生滅於癡暗室然慧燈於邪見途示正道
具大慈悲行願海淵深浩瀚不可測知足天中觀史宮
成熟一生補處衆廣大智慧總持門出生一切三乘法
雨大法雨充法界群生隨器獲饒益盡未來際情無情
攝歸解脫智見海

觀音大士

簡思脩入三摩地以智觀照世言音不從耳根墮塵識
是故尊彌觀世音聞塵聞性無所住智體本來無起滅
是故寂滅常現前超證圓通無與等道師亦諦觀世音
因果符合無差別慈育衆生如赤子俯同赤子同悲仰
分身應現十方界如幻如化無去來反觀聞性常寂滅
頻使衆生離諸苦施諸無畏不思議無功用行而成就
聞極遺聞無所有法法圓融無窒礙譬如明月當秋空
光明應現一切水水月曾無應現心無作妙力之所感
六根互用等無差前後中際不可得盡聞聞性充法界
是故有求無不應

文殊大士

究竟了明根本智故於萬行為先導十方佛刹作佛事
不起東方妙喜定智力勇健獅子吼難說能說無畏說
平等三昧入法界法法是法無非法展示世間差別法
即佛境界無差別三毒轉為戒定慧諸不善業為善業
生死涅槃性無二菩提煩惱元同轍譬如良醫善用藥
頓令瞑眩厥疾瘳大人境界難思議小乘疑惑生驚怖
衆生著我我所故心心數法見顛倒離欲寂滅無願求
漸登解脫不退轉無量功德智慧幢三昧威神無與等
攝取一切衆生界破諸迷暗令開解超越無邊生死海
悉登彼岸生欣慰

普賢大士

心間內證離百識甚深妙行弥法界弘斯妙行常不息
出生一切諸善法一切諸法悉如幻畢竟了知無罣礙
隨機應化不可量於真實際常不動衆生如化無所依
曾不捨彼無依者如是勇銳殊勝力攝持一切群生類
聖義諦中離分別法法咸歸根本智譬如幻師幻衆相
無所從來亦無去於一正受三昧海出生無量勝三昧
於一佛刹如是住十方佛刹亦復然為法檀度行法施
令彼有情獲充足皆發無上菩提心安住普賢殊勝行
具足難思方便力趣入難思佛境界雖登妙果不作證

自利利他行無盡

魚籃觀音

始從音聞入證此觀自在方便度群生願輪深若海赤
脚走紅塵洞然無罣礙筐携一錦鱗索起遼天價分明
揭示人意在形言外當機切忌謬搏量薦取圓通妙三
昧

虎丘送僧歸徑山此下八篇皆代作

侍者參得禪日輪正卓午頑石盡點頭木人齊起舞却
笑老南陽三喚成露布歸去凌霄峯抹過途中句更有
轉身看子當自會去

送灝藏主

三呼三應塞耳聞敲通身泥水睡眠未明上人不墮此
途轉嘗罷虎丘峯頂月劒池聽罷輓轡轅轅圓通法法無
差別南來又訪靈鷲峯灝然膽氣何其雄信手撥轉如
米藏玲瓏八面生清風扶得驪珠賦歸去復覓余書贈
行語靈山宗旨任君看一片門前冷泉水

送廣藏主

大千沙界未為廣一微塵中未為窄非寬窄處轉得身
四海五湖無等匹監官扇破索犀牛不是空中尋鳥跡
向後敲前正眼開更把虛空敲出骨虎丘山與飛來峯

兩朵芙蓉倚天碧蒼藤古木半籠烟總是如來藏中物
盡底掀翻一字無腕頭不費纖毫力子將於此欲留情
笑倒東村王大伯解後天外出頭來箇事方能見端的

送曉藏主

向上那一着大悟即明了雖於未悟時亦何曾欠少日
落乃黃昏日出乃天曉茶烹小鳳肝香爇衡龍腦竭來
靈鷲峯愈復豁襟抱嶺啼石澗邊塔簷烟雲表絕頂試
躋披一覽勾吳小華藏在毫端不用別尋詩枯木裏吟
龍烈談中飛鳥破二更分玉一片古皇道

送壘藏主歸蘭溪

覺皇心印匪假磨琢不是宋人之燕石亦非卞和之荆
璞謂其方兮了無中邊謂其圓兮隨方圭角輕若毫芒
重於山岳三面狸奴左右逢源八臂那吒摸索不着印
空印水印泥文彩那容卜度君不見香林紙襖抄成迷
真遂妄南泉與汝往來亦非是藏二途不涉解翻身始
識眉毛眼睛上蓮華峯頂嶺巖切靜夜蘭江澄素月擘
破渾崙向子來腦後神光倚寒波

送敏藏主

直指入心的的大意廓然無聖極分明只貴當機能瞥
地三要三玄君臣五位昆明池裏失却劍曲江江裏撥

得鑑君不見鳥窠拈起布毛吹會通當下明真諦始知
此道自天真大丈夫兒誰不具如來藏裏親探窮北高
峯對南高峯現成句子活鱗鱗羚羊掛角初無踪曉來
言別欲歸去搏風秋鷲凌雲翥

送靜藏主

父母未生前面目江山青兮江水綠便從山水擬承當
錯認東西作南北敲前有意明於日逸格男兒方搆得
舉體全真本現成快哉不用從他覓一毫頭上立生涯
唱散白雲空八極子也來登靈鷲峯拈却金圈并栗棘
燒香問訊非徒然日用現行三昧水掀翻華藏十三重

快得驪珠光灿灿將來呈與老僧看撼碎不容留朕
懸崖撒手解翻身妙用縱橫神莫測力弘祖道當此時
溥與人天作標格

送姚殿主歸嘉禾

如何是佛殿裏的妙高山上波濤起機先薦得始起宗
色見敲求都不是道人得得來靈峯空王門下親施功
爐熏撥動發烟靄琉璃剔起瞻慈容謂為世相渾成錯
謂為佛法徒名額兩頭坐斷中亦忘日用縱橫俱解脫
朝來忽欲歸故鄉微風正值生新涼料得嘉禾古名郡
佳轂千載恒流芳

牧牛歌立本心請作

家欄一箇水牯牛等閑失却無消息撥草瞻風逢路遙
追尋不憚神疲極偶從狹路忽相逢全體分明親認得
此時驀鼻拽將來牢牢緊把繩頭執戀着溪山情不足
尚欲東探與西觸牧童努力痛加鞭到此爭容亂馳逐
行行隨我步歸來還住當年舊茆屋眨眼光陰三十年
不怠斯須勤護牧于今德性自馴和不用還加苦拘束
幾回趁之亦不去獨露堂堂真面目通身潔白絕瑕痕
笑月眠雲一團玉溪東西兮岸南北水草不食隨所適
縱橫自在應群機任運騰騰無滯跡一犁耕轉劫初回

六合清風廓性天花衢柳陌恣遊戲塵土不沾何洒然
透得少林關核子頭角崢嶸全意氣踞地臨風吼一聲
百獸驚聞競逃避有時吸乾四海水分付海神休恐想
蝦蟹魚龍縱不知不知盡證三摩地踏翻地軸與天關
東涌西沒興波瀾三世如來也縮首惹得虛空展笑顏

示木道明

且道如何是禪前三三後三三試問叅禪兄弟禪又作
麼生叅不是滯寂沉空不是識情測度或謂苦行煉磨
盡是空中撈摸快須從劍鋒頭上赤體翻身切莫向死
殺法裏無繩自縛生從何處來死從何處去縱然直下

分明猶是二乘地位佛祖神機千七百當機一一須明
白百尺竿頭信步行無喻真人赤骨律君不見不與萬
法為侶者是甚麼人見得親兮眼裏塵一口吸盡西江
水嶺上石人生石女若於言外七穿八穴始可謂之衲
僧已鼻更有向上一着末後一句透得此關方可相許
一任興波浪於鬧市街頭揚蓬塵於大洋海底

慶靜先生求偈

葛天之民具淳朴道德仁義先後覺谷神不死天地根
微兮妙兮同卓犖即心即佛元湛然大包無外洞寥廓
拈却先天與後元日用不知渾大錯屋頭夜半日輪紅

烈燄堆中飛雪電妙悟方知無堪測度一尊自性弥陀
不用外邊捫摸窈冥光淨土法界寬不獨西方為極樂

台宗曙院主求

五千餘卷俱說禪金烏杲杲懸中天不墮語言窠曰裏
分明直指并單傳列祖禪機俱說教陽春雪曲元同調
瞋拳熱喝如怒雷眼裏聞聲方得妙麻三斤乾屎橛古
人說話非干舌一毫頭上轉身來打破千差并萬別

行者克新刺血書法華經每字一禮拜誦準提呪

一遍求跋

此經何以名蓮華為彰權實同交加離文字相道一句

不妨穩駕白牛車。道人裂破娘生指。未副當機真句子。
愛波灑盡髓。髓乾優曇紅噴香。風起字字準提開。秘密
一言一禮誠何極。能所雙忘忘亦忘。便見三輪體空寂。
不動脚根登寶所。本來面目常呈露。一針劖破太虛空。
越死超生誇獨步。

送語溪振長老之白蓮

如來禪祖師。拈却此土并西天。五千餘卷說不到。二
三四七初無傳。黃檗一言不吐。六十痛棒堪憐。臨濟傾
漱倒岳。方知大用現。前秋風清秋月明。嘹嘹鴈過衡陽。
巖巖塵見刺去不盡。覲面猶隔三千程。語溪水落溪水

脉脉東流曾未已。男兒意氣追先賢。肯把光陰隨水去。
弁山轟轟摩蒼穹。白蓮舊隱居其中。理舟別我欲歸去。
浩然清興何其濃。唱罷離歌忍分袂。輕帆漸隔雲邊樹。
幽情野趣良自怡。水鳥蘋花滿湖池。捏破三要三玄抹。
過全賓全主。到家句子若為論。須彌倒卓毫芒裏。

唐福智求語

自性圓明元是佛。常寂光吞安養國。無端妄念瞥然興。
流落輪迴到今日。欲求返本還其源。必藉脩持方便力。
只將一句古弥陀。持念拳拳無放逸。時中換履逾冰霜。
朝參暮禮安可亡。銷盡世間閑妄想。自然心地常清涼。

於法進脩無住著空不空方休扎脚迥然瀟洒出樊籠
直造如來大圓覺

沈道成求語

唯心淨土常現前誰分東土并西天萬象之中體獨露
不用安排元自然本性弥陀在何處不落有無須薦取
錢酸躡子咬得開三十烏藤未輕惹咄咄還知麼本
地風光脚根下轉身踏破毗耶黎始知無可無不可

次韻為選藏主賦

少林的的大意三世如來心髓本來無始無終迷悟從
何而起五千餘卷雄文不說這一句子一千七百機緣

畢竟有何的旨呀呀啼也大奇錢鏐銀山總是自己

汪藏主求語

性海何汪洋禪關何險峻佛法因無多藥頭太靈應點
錢乃成金翻邪而作正脫口麻三斤斬新施蹄令言下
便惺惺拈却佛祖病子也吳中老潮山嘗覽勝春深上
帝都舟泛滄江靜觸目道非孤時中當猛省

指南軒為壽聖方丈賦

離明之旨初無方所若謂天南求之知是渾成莽鹵惟
吾金剛心中建立八紘門戶善財歷遍百城不假輕移
跬步不似越裳氏之賓周將導朔漠平沙之路阿呵呵

還知麼祕魔擎杖禾山打鼓微妙同玄浴乎沂許全機
個儻子妙用無虧未破玄關号世諦流布自覺覺他即
迷而悟壽聖禪翁善斯妙理嘗構華軒宣明大義納湖
海龍象於軒中揭示無賓主句演五千餘卷於舌端不
少語言文字拈一放七橫三豎四搏風錢鷄貼天飛大
食波斯穿鬧市

示曙元明

西來的的祖師意萬仞雄城生錢鑄不是神機活路通
欲入無門難設誦曲施方便徇來機趙州無字堪提擲
意識博量成妄想勞勞死念猶徒為察之是甚麼道理
忽尔轉身成瞥地等閑撥轉上頭關錢壁银山如粉碎
還端爐鞴着鉗鎚煉出岩頭末後句千重百匝洞然明
了事衲僧有餘裕

送輅藏主代作

虎丘山據蘇臺北子也親登入吾室颯母掀開千頃雲
坐看金烏海天出今也從吾來鷲峯踏翻藏海無涓滴
摩尼收得價難酬光燄騰輝隘八極青猿啼斷長松枝
白鷗點破雙溪碧西來祖意還知麼菩提達磨胡鬚黑

除夜

東村王老夜燒錢衲僧鼻孔無半邊嗅破南泉舊公案

白牛露地重加鞭重加鞭未輕許爛煮細切同分歲和
盤托出飽諸方不用洞山分五位風颼颼雪飄飄年窮
歲盡在今宵無暇為人談佛法圍爐團坐到明朝

破魔歌

佛高一尺魔高一丈金石之言如鍾杵響佛是忘機無
事人逆行順轉皆天真龍象蹴踏獅子吼跛驢烏足堪
同儔魔乃狼心戴人面妒賢嫉善生機變佛心安肯隨
其流不落魔群巧方便恠矣乎安知平地生陸梁坦然
大道成乖張眼底森然皆小醜景星未克為禎祥明鏡
當臺皎如印致令醜婦成讎隙若將擊碎不留踪醜婦

方能樞胃臆連城自是寰中環不與瓦礫爭疎親但行
無諍妙三昧群魔自化成風塵翻思黃鳥生幽谷雍雍
春煖遷喬木翱翔俯視止丘隅聲韻綿蠻悅心目人生
穹壤為至靈卜隣擇地胡不能鳳入鳥巢豈同類龍歸
滄海絕相應他日天邊沛甘澤枯槁回生在消滄豈惟
獨利一山川博施餘霖滋萬國

獨樂軒為福州都綱敬菴和尚賦

屋裏爐熏屋外松經行坐卧在其中無人能到緣何事
未得當機活路通道人自是樂真樂頭頭成契妙圓覺
人不知予亦不愠能所雙忘洞寥廓君不見列子鄭圃

四十春和其光兮同其塵文彩一斑亦不露人世茫然
誰識真司馬之園乃相似屋上山兮屋下水不形其德
德愈彰於世高風吹不已翻憶梁王好樂者管籥之音
及田野國人喜色欣欣然蓋是與民同樂也敬菴敬菴
與人同樂宜此時門前大道開坦夷四來衲子掃爐鞴
言可法兮行可師信手當陽開寶印高據猊床施正令
挽回一片古風清乃為閩人作龜鏡

愚牧歌為曇竺宗賦

若箇人兮知是誰問伊事事皆不知吾不知其智非智
亦不知其痴不痴但只見伊飢來喫飯困來睡頭頂天

兮足履地行藏任運隨所之日用坦然無所計單單
得水牯牛牢牢把住鼻繩頭犯人苗稼痛鞭撻水草不
食良自由祖翁一片闌田地拽耙拖犁耕一氣從頭耕
遍了無遺猛力生涯有餘裕左右逢源無所拘牛與牧
童閑自如金烏夜半海門出一道神光廓太虛

懷東白和尚有寄東吳僧官啓法師

龍猛辯論如懸河發明大教功何多開遮頓漸渺無際
一心三觀咸包羅南岳天台四明老相繼繩繩弘此道
剖裂荆溪不二門脈絡貫通明杲杲南竺雨翁承其宗
再傳東白僧中龍網維叢社宗眼正東南法道全昌隆

水流西郭連三泖一片連漪晴綠疎登樓眺遠豁吟眸
點點漁舟浮葉小眇觀滄海玻璃盃參差島嶼青崔嵬
倚欄不覺日卓午潮音震蕩鳴於雷聲非聲兮色非色
諸佛衆生無朕跡實相法門證非證海印發光吞八極
樂其道兮何悠悠別來倏忽經幾秋緬懷未克再良晤
尺書聊寄情綢繆

刺血磨墨書法華經為文淵跋

是經圓頓旨不落言詮裏七喻與三周指月之標耳譬
如妙蓮華因果同時嘉去權立其實全體無痕瑕精誠
三昧水刺血復磨墨書寫此經卷功勳浩無極驚起

地牛一躍過滄洲以換復出楔看樓還打樓抹過大寶
印法法歸本位蓋色與騎嚴橫三并豎四以是耐四息
以是超玄門海口說不及毫末吞乾坤

示誠敬堂

趙州無字為指陳一絲縛住天麒麟金烏啄破琉璃殼
海神推出冰車輪乾坤萬象藉而立不思議兮解脫力
折旋俯仰在其中到道無門而可入無門可入爭柰何
古今往往成請訛驀尔觸翻成猛省木人撫掌石人歌
滿目江山青朶朶花咲鳥啼朝與暮寥寥無法可當情
一曲無絃琴寡和此是衲僧第二句向上全提未相副

重玄向裏轉身來，輒向先天為心祖。

至節為僧起龕

一陽已復群陰絕，子也胡為不賞節。歸鞭着向祖生前，針頭削下千斤鍊。生非生滅非滅，千江有水千江月。謂是到家消息何異，眼中着骨只解閉門造事。不解出門合轍，且道出門合轍。又作麼生隴頭新放一枝梅，天地陽和渾漏泄。

山頭奠茶

趙州道箇喫茶去，生鍊秤鎚被蟲蛀。山僧今日為提撕，打破虛空見真諦。呈茶且道喫茶後，又作麼生活却後。

前死路頭跬步不移，登寶地。

送開元費殿主婦嘉禾

迢迢直造清平山，大雄殿裏瞻慈顏。見見超卓，抹過義海并禪關。湛湛香膏猶止水，瀉入碧琉璃裏去。靈心一點放神光，晝夜長明照天地。六橋烟柳青茸茸，三笠樓臺罨畫中。暇日携朋既登眺，錢唐勝槩羅心骨。清興浩然論未已，又買扁舟歸故里。道存方寸作傳家，升世高風揚樵李。

山誦四首圓鑑堂請作

山中行悠然樂性情，天淨雲初斂。山明雨乍晴，禪客互。

咲相迎。遽為話無生。幽鳥穿林捷。飛花撲地輕。還會麼。
眉毛眼上橫。

山中住。絕頂孤危處。碧草自衰榮。白雲任來去。製荷衣。
鋪艾絮。且無防賊慮。鉢貯妙高峯。錫掛闌浮樹。誰能知。
箇般真富貴。

山中坐。門戶無關鎖。泉溜滴涓涓。巖花開朵朵。有黃猿。
來獻果也。知忘物我。彷彿圓於珠。依稀紅噴火。手擎枝。
枝頭三五顆。

山中即。衲被隨緣過。却有好生涯。不因工懶惰。午鶯啼。
驚夢破。自吟還自如。日月飛雙丸。乾坤轉圓磨。此中情。

知音能幾箇

高郵徐福慧求語

不辭迢迢來山中。卓然銳志超凡庸。死生事大在呼吸。
忘身為法當研窮。山僧相見無他語。但言且坐喫茶去。
只貴當機解點頭。不復為君重相語。幾唐自古繁華都。
不妨覽勝閑自如。高峯岩堯倚。西湖清淺多芙蓉。
道人不可作境會。若作境會徒逐塊。苟能一一解翻身。
總是神通妙三昧。

慧清軒為晟葺主賦

法離自性元澄寂。凡諸有相皆非實。從緣起兮從緣歸。

靈源不動明於田不墮一機并一境白雲閑掛寒松頂
本來非悟亦非迷俊快衲僧當自省日用現行無朕跡
日出東方夜西沒一朝打破上頭關萬法方知會歸一
撥轉神機如電掣縱橫不落他途轍當軒高據驗方來
一言道盡非干和

讚佛發願

無量億數那由他俱胝佛所隨佛學成佛已逾刹塵劫
次復示為修證式然燈如來授尊記堪忍世界證菩提
故生兜率陀天中為諸天衆宣妙法次當示說閻浮提
飯王聖后生大聖天龍奉水沐金軀指地指天獅子吼

三十二種大人相八十種好無等倫善通典籍超師智
觀農行藝并筭術雖納耶輸陀作妃了無世間男女相
遊觀目覩老病流已而慕志沙門法靜夜殷勤白父王
踰城直詣彌尼國往古仙人苦行林剃髮易衣修淨行
次訪阿羅烏特迦超彼諸宗所修定愍諸種種苦行人
徒苦疲勞非正法佛亦示同行苦行趺坐六年修正定
既而往詣菩提場示證阿耨菩提道如來清淨妙色身
靜若須彌安不動曠大劫中修勝行三界獨尊勝丈夫
如淨蓮花初出水亦如虛空無所染巍巍丈六紫金身
滿月慈容皆敬仰白毫光照大千界掩蔽日月無光輝

諸天賢聖悉歸依天魔外道皆降伏梵釋護世諸天
禮請如來轉法輪故於四十九年中三乘八教咸開演
末後付囑最上乘摩訶迦葉首擔荷傳示將來無已時
濟度群生無限數成佛一生能事畢隨俗諦故示涅槃
佛身妙湛等虛空畢竟曾無去來相佛德難量如大海
我今聊讚一滴許遠孫比丘名景隆述此讚詞希感格
願我自今隨佛學世出世間無退轉佛之行願我願修
佛之所證我願證若於隔陰墮沉迷願佛速來為拯救
補處龍華三會中授我阿耨菩提記十方至聖無上尊
悲願熏心毋攝受

空谷集卷第三

門人 宗肄 等編次

自讚

盛竺宗請贊

生鉄面皮通身擔板平高就下委曲為人把定禪關佛
亦挨拶不入放開囊括從教獲惠而歸有如月印澄江
豈有月光之跡無異雲生碧漢曾無雲意之踪幻出丹
青大似夢中說夢更要題跋分明頭上安頭既不是真
亦非是幻是真是幻離分別掛向山堂伴歲華

琛玉庭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滴水滴凍慣用生機為人不通線路出語不涉離微一
喝青天霹靂衲子膽喪魂飛惡辣履踈檐板漢也把丹
青綵畫伊

真性源請

不是維摩經年卧病管轉一機奔流度刃取得眼來衲
子乞命吐當陽拈出付兒曹留與他年行正令

肄南宗請

散佛祖家相碎學者窠窟自然函蓋乾坤不用擊虎之
術這些活卓之機任是張僧繇吳道子盡力描顏不得
從教法法全虧一任山青雲白

圓鑑堂請

扶驪珠於龍領龍欲護而不得護解金鈴於虎項虎欲
怒而不敢怒衲子問禪驀面便喫錢牛終換齒犁耕不
人便着長衫舞此意明明妙不傳猶把丹青描這箇

誠敬堂請

祖亦虎丘隆我亦虎丘隆梅萼今年白桃花去歲紅別
非別同非同誠也還當達此宗但識有星皆拱北便知
無水不朝東

安雪心請

發一機戴角於菟當路坐示一境倚天長劍逼人寒衲

子間風即怕擬欲近傍尤難曉會得臨機轉身看便能
北斗面南看

明月溪請

匡牀獨坐指西話東有時烏雲黑霧有時霽月光風拔
楔抽釘金剛神亦莫能擬及其力驅耕奪食諸佛眼亦
不得覩捕其踪將此機緣一捏粉碎將彼玄美我一句談
通怎麼漏泄少林不傳之妙訣那堪紹續雪巖無極海
門南極之正宗

廣約菴請

有句無句撥轉天關句歸何處掀翻地軸納須弥於藕

絲竅裏搏大千於芥子粒中此是衲僧本分事且道乘
手之際又作麼生吐拈出金剛王寶劍臨機全殺與全
生

濟海舟請

黑漆腸肚生鏡面皮拈却目前機用慣施腦後鉗鎚換
斗移星之迅捷電光石火猶難追矜羊掛角渾無跡描
顏虛空復是誰

淵性海請

德山棒橫拈倒用臨濟喝正按旁提寸刃不施法戰場
人心自死一機絕發神臂弓金鏃難追露地牛大白牛

重加鞭撻躍冶金百煉金更着鉗錘無鼻孔師僧思伊
如虎具眼目衲子事伊為師機先薦得猶為鉗圖上看
來更是遲

淨雪屋請

吹無孔笛調逾絲竹之音操沒絃琴韻出鈞天之樂將
斷貫索穿人鼻孔人還不知把泥彈子換人眼球人亦
不覺話及世間名種澹然身心俱寂枯木寒灰問着西
來祖意便乃棒喝交馳堆山積岳縱然八臂那吒亦無
如是凶惡

智用愚請

既不作善讚渠不得亦不作惡罵渠不得謂是常僧鼻
直眼橫謂非常僧眼橫鼻直若有透關眼目之師僧方
可識得渠儂之端的

顯晦巖請

一語一默一機一境事如理如頭正尾正補短裁長無
少無剩大徹投機拍拍是今又將五綵畫虛空大似鉢
盂安把柄

傳此宗請

你面前無我我面前無你若於名狀要見吾儂何異燄
爐妄圖覓水唱雲門曲說趙州禪如水應器隨方就圓

煨凡鎔勝無黨無偏六十拄杖不放過子也何須築痛拳吐

四六

珩玉菴住報國同門疏為朴長老作

濂溪二程續孟氏千年之道統東山三佛起臨濟一派之宗綱故知機會得人喜見古今合轍恭惟其冰雪丰姿巖松節操三呼領旨鳳凰飛下雲霄一默耐僧祥麟獨步天岸蓮華峯靈踪覽遍未稱襟懷宗鏡堂風月平分頓增意氣湖光潋灩山色空濛飽藏物我一如受用塵沙三昧謂其獨善善昌若利生報國名藍獨擅三吳之

勝槩錢唐活水流來伯越之精華猗座親登盛舉竹筵舊話靈符高佩拈提鉏芥生機諸來英衲交參四遠嘉聲馳播非惟師承有賴抑亦吾屬增輝况合進程我當推轂

王仲彭掛真

一轂新鷹唳長空有客驚聞歸興濃三十三年清夢斷翻身又在畫圖中其洒洒襟懷瑩尔冰壺秋月雍雍禮貌浩然和氣春風孝父母則定省無違愛昆季乃墳箴有叙二女也幽蘭之挺秀一子也丹桂之傳芳琴瑟和鳴宜享百年之樂膏肓既患夫何一旦而亡眷屬痛傷

親朋哀慕。則收因結果。捨妄歸真。佛境既現。前法身
藏不得。展軸諸仁者。見麼。謂是本來面目。則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謂非本來面目。則一切是法。無非法者。當知
非真非假。即佛即心。恁麼則越死超生。得大解脫去也。
且道向上提撕。如何話會。某會麼。百尺竿頭。仍進步十
方世界。現金真。

在家修行老女火

淒淒寒露滴秋深。籬畔萸菊放金。只向目前親領會
方知淨土即唯心。某女人之身。丈夫之志。不肯事婚姻
之世相。絕類離群。却有吞雲夢之霄襟。澄波印月持齋。

奉佛戒行。肅於冰霜。學道參禪。節操固於金石。眷屬重
其德。鄉黨欽其賢。正宜加進工夫。期登果位。何乃厭居
人世。遽往樂邦。捨有漏身。登不退地。今則佳城已至。勝
熱符參。一句當機。如何舉唱。某會麼。死髑髏邊。開正眼
錢蛇火裏。嚼寒冰。

處靜先生報親齋畢求疏語筆以歸之

右某切念天地之委形。幻而復幻。父母之遺氣。生而復
生。既屬有生。皆稟靈明之性。况居中國。當弘仁義之心。
忝受業於孔孟之宗。勉肄學於濂洛之教。忠則盡命。知
氣稟之未刻。孝則盡心。愧力行而未至。竊窺一以貫之

之道歸根復命之歆皆符合於脩心成佛之至言端可
尚其崇福報恩之大自佛之方便委曲至若五戒並行
五常之義彰矣衆善同集衆德之道備焉至於明心見
性度生死於苦海之中作福脩功拔沉淪於幽冥之下
推以報德理固攸長痛念父母之大恩深而莫測劬勞
之至德大而無方携我弟遠成異鄉有甘何及恨我身
滯於陋巷定省無由日居月諸徒切望雲之念寒來暑
往恒悲陟屺之心既而獲旋故居是天之祐大哉慶幸
復覩親顏未報涓埃昊天罔極雖碎身而殞命未足以
報斯頌輒憑佛力以冥資聊展心誠而報答由是受持

齋懺薦志肅於冰壺屏去腥羶確意淨於秋月日課阿
彌陀佛筭非限量可稽時念般若心經數越五千餘卷
三年齋畢特具懺揚云云伏願孝行克誠感格覺皇至
聖佛慈廣博恩霑法界含靈令我二親及自他衆多生
重障猶劫燒而燔積薪萬種愆尤若太陽而融微露根
塵雪淨魔障冰清五福常膺永絕不虞之咎百年報滿
領斯為善之功不歷冥都運登覺岸樂邦托質蓮花化
生妄念因緣昨有昇沉之異靈源覺性元無迷悟之殊
幸承佛力之拯援復契天真之自在一得永得登勝果
不退之門從迷出迷證菩提無上之妙道

開元寺佛殿疏

清平山寺巍然上倚於丹霄羅刹江流邈尔遙連於碧海西湖之水一奩明鏡長開東浙之山幾箇浮螺近布三茆仙子雲騰霧擁以交參七寶山神地久天長而拱護樓臺爰業鐘鼓鏗鏘邦人景慕於清風釋子勤脩於白業大雄紺屨經歲月以弥深畫棟雕梁歷冰霜而有損興人心之感踴瞻聖像以何安長者揮金便使規模復舊公輸運巧佇看輪奐維新宣玉軸之玄文祝聖君之睿算功歸檀度福利群生

古體詩一首

好山閣歌為李衛撫賦

鳳凰山翅如飛空乳坤清氣之所鍾噴吐數點若星布拔地湧出青芙蓉芙蓉東面構高閣連輝接影摩蒼穹李侯此地多公暇講武脩文膽氣雄朝朝面

北關載拜并載恭三邊肅靜掃烟霧

聖人在位國祚隆綺筵集家宴扶醉披斑衣從容促膝再進酒幡然起舞娛親闈有時倚闌吟已罷凝眸一顧神欲飛近招蓬萊可接雲衢而平步俯視滄海猶乎溝洫之卑微江流洶湧割吳越笙歌雜習喧市廛西子湖頭山疊翠華今古人爭傳樂莫樂乎道美莫美乎德

羨君今也 蕪之感荷天心良自惜

漁樵

彼二幽人兮避名全節耳採芝青山中把釣寒江裏盤
薄藕花洲高情論未已不羨千鍾粟樂此一盃水

當今聖明主仁風被寰宇出展經濟才共樂昇平治

酌彥博沈先生韻

讀書壯志如山丘五經尤長於春秋志之所欲在明道
自餘事事非干求心與寒江乃相似澄淨了無渾濁滓
一輪明月浸中流燁燁光華隨處起佇看折桂上青天
春容大篇驚四筵躍馬簪花肆遊樂羨除引拜

君皇前忠國澤民勤制度碩德耆英頻會晤暮年粟里
賦歸歟再題蒼苔虎溪路

怡靜書舍為有章高先生賦

君子怡其正惟貴存乎心習之既已久所得良自深靜
而常中申動而常寂寂猶彼解牛子遊刃有餘力武林
高隱君陶然樂此情華居處闐闐塵憲常冰清經史堆
滿床青燈終夜讀德贍與才優猶能慎其獨

聖代重英髦况尔名孔昭閑居吾未許會見凌雲霄

鍾秀堂為璜溪季文沈公賦

萬類資乎一氣之所萌一氣胡為然造化之元精天

得之以達 得之以寧 物得之以美 人得之以靈 懲忿
而窒欲 至理當究 明綱常 六藝本習 以成性情 休文尚
此道 進之而有成 已而美 衆善有子 皆俊英 是以闢其
堂 顏子鍾秀 名際此 唐虞世 擊節歌昇平

慶靜齋為朱沅舛平王先生賦

天命一靈 物指之名 曰性 明之於自心 群機絕相應 靜
不為靜 縛動不為動 競動寂開 忙時此心恒自靜 所以
古君子 居鄴名大隱 忠孝存乎中 才德克乎躬 一朝居
大用 寰海揚清風 華亭王氏子 新構漁溪東 窮究靜心
旨 直欲追前蹤 其志端可尚 勗哉當進功

四喜樓為長興蔣宗亮賦

四喜者 稀年生 孫橋成樓成也

白阜山前有靈叟 意氣凌空貫牛斗 養高今已到 稀年
一寸恒心愈 掾守矧有賢子 嚴箕裘 子又生孫 繼其後
祇將仁義作傳家 落落聲名播未久 慨然不惜囊中珍
買得弁山山裏珉 中流架柱連地陬 絕勝乘輿濟南漆
新構層樓倚虛碧 不華不質非寬窄 琴書滿架列座隅
毋有鴻儒臨綺席 窮經論道富襟懷 揮翰題詩盈四壁
推窓驚起幽鳥聲 捲簾放入青山色 樂乎樂乎天賦與
保之千載在陰德

壽六十為勝宗謝公賦

仲尼稱「一」洪範壽為先錢唐有逸民天運逢生年堂
前撫絲竹堂上羅綺筵子孫稱壽酒綵衣舞編躑定省
固所分載歌南山篇願比遲遲松不改青青妍

贈張弘裕預試中經魁

芹宮預講筵窮究古章編行藏澹秋水意氣凌雲烟一
入文戰塲雄文冠群賢于時奪錦歸兩舊多懼顏勿以
志自足學海須探淵瞻彼敵勝人挾弩調其弦弦激矢
去法中的應無偏羨尔登瀛士進益還勉旃明年龍虎
榜獨步人中先

空谷集卷第四

參學門人

宗昂等

編次

示徒參禪

禪無處所亦無形影。參之則有不參則無。參而悟之。超
 生脫死。不參而迷。漂沉六趣。精進則道業可成。懈怠則
 道不成。就但將根塵妄念全體放下。力求妙悟。世間萬
 法皆歸一法。故云萬法歸一。此一法又歸何處。故云一
 歸何處。趙州道我在青州做一領布衫。重七斤。已是兩
 手分付了也。行住坐卧之中。密密緝捕。一歸何處。要知
 下落。抹過。逼到極處。轉得身來。方始瞥地。此則明



得本叅公案 須入作家爐鞴琢磨煅煉末後一句方
到牢關透得此關始為大事因緣也偈曰

如來禪藍田日暖玉生烟祖師道鞭起泥牛奔出草蕩
法婦一海底空輪高突吼一婦何處不在彼兮不在此
青州布衫重七斤不許諸人把秤稱諸人畢竟如何叅
前三三兮後三三擬將猛力為提撕拈來畫餅難充飢
擬欲徐徐且寬緩擔雪填江終不滿若執如如兀坐功
禪非坐卧徒守空行住坐卧四三昧不即不離無罣礙
若有思惟解會心黃葉無端認作金動則執着成繫縛
心則無明何日覺要在當人智見高返窮自己元非遙

一婦何處在何處即在此些關竅裏如是報君知得麼
知不知兮爭奈何抖擻精神忽打着撒手懸崖唱凱歌
到此時未為費牛過空榜尾難去命根斷後忽再甦却
有虛空點頭許

真寂大辯訥禪師像贊

皓首冠眉兮僧中象龍性洒秋水兮氣協春融忘機應

禪智牢關

手水泄心之淨也猶長空之片月行之

潔也若嚴冬之朔雪或謂其柔直義而不衰或謂其剛和光而不矜燭理之明不以違情而動其心用事之宜豈從曲媚而屈其節課誦之誠感天心而格神明處己之約去浮奢而循古轍殿宇新成倚穹蒼而接雲倪河梁獨構跨狂瀾而忘病涉旌德撫愚俾見賢而思齊濟弱窮貧致解紛而咸悅佳名著於大方懿德福於後葉

又命題松竹梅

虬形偃蹇出徂徠移得靈根梵苑栽肯向羅浮迷醉夢
曾從嶰谷挾風雷瑞華有客堪磨琢簫管何人解製裁

長禪誦暇幽情吟對樂徘徊

偈 有鼻何人不嗅香凡非短也聖非長即心

凡非遠日用堂堂不隱巖

顓頊中命題松隱軒

幽軒開向碧巖阿繞屋長松掛薜蘿雲合恍疑龍立地
風號驚見鶴翻窠曉窓經燭塵遠夜榻禪心靜趣多
參訪只容同道者輪蹄無跡可相過

寄沔陽學正張公弘裕

舊交誰復共論文獨坐吟窓每憶君魚雁可傳千里信
關山知隔雲沅湘水落荆門會巴蜀猿啼峽口聞

化育有或

政鵬程重展立奇勲

林泉清思序

聖朝風化度越前古是以四夷八荒寰區海岳混然一
致車同軌書同文共樂雍熙之治儒釋之人樂通文運
志洽而交者今古皆然已而各適其所從或仕居重任
或居乎城市林泉湖海各遂其宜每以詩文佳復寄贈
賡酬何其盛歟余處蘇杭交仁義者縉紳先生文人才
士清澹縉流道情衲子既不棄余無學之鄙每達之以
簡章或為偈頌或著詩辭雲箋迭至勉為應酬長歌短
歌不為不多去者去矣來者存焉有覽之者愛其句法

新奇或愛其書法超卓者擅携而去是以散失尤多今
檢其所存者裝潢二軸題名林泉清思是則不復淪於
墨蹟以見一時湖海之義書此以記歲月云

省心詮要序

心本虛靈性本神妙妄動情生溺於迷昧苟無省察之
功遂忘其返是以所思不智所為不善去道遠矣聖人
說經立教者教人為善也去其妄情澄其心性蒙以養
正而復厥初已而所思既智所為亦善則近道矣俾先
覺者覺其後覺覺斯民也繼傳其覺垂惠萬世源源流
行而無已

有器稟狹劣教而難化

以禮樂刑

政防而輔。使普天率土賢善頌愚皆沐其化無有不為道德仁義者聖人之仁心其至矣乎古之先覺世所共知正統戊辰冬。城方彥和出示一編乃西湖孤山林和靖先生所著省心詮要遂覽之皆治心之樞機也防之於未萌禦之於未發能省於心則身自正不與咎出而後追法壞而後悔者同日而語也嘗聞先生詠梅疎影暗香之句膾炙人口餘未甫見故不知其何如人也。合觀是編知其忘名守節慎德修身當趙宋時先也耶其詮要者三教百氏之子如其處心皆為賢德名後覺是故此編其善孔嘉豈宜久秘今將入梓以

壽其傳庶可助諸未學者心慎行益於仁義而已矣

承慶樓詩并引

友人沈君悅梅自謂居安無恙者祇受祖宗遺慶也蓋以承慶顏其樓朝夕在目省察於心不忘羹墻之意命賦詩以章其義云

一片坦然方寸地非寬非窄誰能計捲之歛入密爾間放之六合彌寰宇為善不善統樞機能作愚乎兼作智篤行忠孝本從斯悖理亂常亦由是璜溪沈氏舊名家闕闕聲華著遐迩惟將此地作傳芳祖述由来知幾幾詩書教子方善與人交有餘裕調貧恤匱情

積善餘

屈指交游三十年，目擊所存無別理。
有美一人號梅間，生一代中興子。躬行仁義共稱賢，
應世行藏多愷悌。九峯之石粲纍纍，恒與斯人礪其齒。
泖湖之水清漪漪，恒與斯人洗其耳。湖海交游直不迂，
恒與斯人厲高志。椿萱具慶喜諧老，益見斯人敦孝義。
荆花挺秀二三枝，每列庭前叙同氣。箕裘克紹寔馨兒，
他年定折天香桂。登樓清賞樂吟情，不同庾亮閑談意。
積善滿架連座隅，盛設琴樽待賓禮。遺澤流來深且長，
後遺千載從今始。

曇古芳命賦天香禪室

玉兔奔馳夜未央，老禪定起碧蘿房。
銀盤高掛當窓白，金粟飄零入座香。
折桂已曾誇郢子，伐柯未信說吳剛。
鈎簾凭几多清思，復展殘經讀幾行。

朱涇胡君芸軒命題客房四畫

釣魚磯畔泊輕舟，不憚烟波訪舊游。
好慰蒼生霖雨望，莫滄開逸卧林丘。

高人肥遯古巖臺，開向幽齋把卷開。
應是久忘山下去，門前一徑鎖蒼苔。

彷彿巖陵坐，難寥寥四畔。晝生寒扁舟，棲息綠何事。
知有幽人。

日斷烟雲
却是神仙府中
外青山隱顯樹
蒼蒼白疑海國天台境

宿芸軒新居叙別

新卜幽居四五楹
蒼筠當戶一簾清
日長句琢陽春格
夜靜琴調太古情
分水養鯨通渤海
和雲壘石勝蓬瀛
明年準擬來登眺
不用臨溪遠送迎

趙君瞻綠命賦琴軒

幽軒隱約水雲堆
捲幔南薰入戶來
三弄梅花開庾嶺
九臯鶴唳出蓬萊
時澄情性調金軫
夜炳銀鋼照石臺
却憶簫韶曾奏日
朝陽丹鳳舞徘徊

趙公威命賦野趣

朱溪溪上舊名家
詩禮論文幾歲華
撥棹近驚鷗聚散
到門不計路橫斜
琴窓清思多朋舊
書院寒梅一樹花
何事久淹漁隱樂
好從天闕泛仙槎

庠友趙公采命賦詩

允執其中在己躬
惟精之意細研窮
螢窓不負三冬學
雪案終成一代功
春暖躍鱗騰禹浪
清秋折桂步蟾宮
聖明寵渥登庸日
霧霽甘霖澤萬封

鄭雲耕先生命賦詩

家學流
中興繼志羨君賢
霜天不舉嚴陵釣

夜還

船楊柳溪頭開絳帳梅花影裏卧青氈
受經子弟多少早晚 徵書下日邊

東林嵩長老命留詩

朱涇名刹號東林惠遠流芳歲月深
脩靜曾詢玄奧義 淵明同結歲寒心
登臨禪子終歸社遊覽才人不廢吟
見說廬山今已別虎溪橋上綠苔侵

音上人命和偈

老僧多病卧雲深勞汝殷勤遠
訪尋路滑既然難駐足任從徐步出松林

僧房蘭竹二題

異香一本芳高節兩蒼玉彼美
君子心巖房伴幽獨

石罅產幽蘭石旁栽綠竹優曇苑中休言是淇澳

毗古致號偈

驪珠得自海東洋深秘禪房亦有
光照乘豈惟誇國寶曾供龍女獻空王

海朝宗

浩浩滄溟浸九垓大潮初上雪成堆
知萬派歸源皆盡屬龍淵深處來

理上人命賦雲隱

白雲渺渺合蒼烟結屋幽居
樂有年蓮漏滴殘清晝永靜翻黃卷細探玄

庭上人命賦竹隱

汾湖湖上竹房開四面蒼筠
絕點埃塵 人禪誦後開看豳實鳳凰來

勸

戒酒肉

世百年

幾人能到百年足死生即在呼吸間

何忍隨流肉當知喫者亦不肥不喫須知亦不羸
舌耽滋味養六賊茫茫增長貪嗔癡今日借他肉喫者
寬裏無端做急債閻王不要人對詞業鏡昭然誰敢賴
先世聊曾種善根致令今日居人倫只合修行求勝果
那堪造罪甘沉淪生死到來要汝去酒食弟兄誰可替
喫他八兩還半斤逐一醉債無處避酒能亂性共所知
法王大戒安可欺知音識法猶犯法罪加十倍真堪悲
人身一失何時復石女無情也啼哭千生萬劫出頭難
動我慈心苦相羈

昂頰中號偈

不論貴賤與剛柔一體謙恭理最

優我相頓空明祖意出群靈智更無儔

寄司訓沃昌言

別來又越幾經年不見音書托鴈傳異地故人知我老
楚邦文物讓君賢勤勞王事多良策吟就詩章積巨編
聖代掄才當此日佇看 徵詔下瑤天

萬玉梅花

逋仙當日手親栽纔遇東風爛熳開未許羅浮同勝槩
却疑姑射 飛來酒醒人去無青鳥路僻蟾明照綠苔

奇闌吟罷步遲徊

尼

本來無物。塵幻化空身。即法身夢幻去來無罣礙。洞然明白。悟天真。其人出于積善之名門。早知學佛。識破世情之不實。便解修心。不效文宣王之軌儀。三從禮制。惟奉佛姨母之大道。一性圓明。劉鐵磨與其同倫。參透瀉山公案。尼總持與其並駕。洞明大慧玄機。主持一。為感動人心。而信向化行。四遠。喜有徒眾。而傳芳修節。共親齋齋之悲履。莊嚴聖像。咸瞻晃晃之金容。聖號彌陀。晝夜受持。而謹密經文具。兼寅昏禮誦。而無虧。曰。大幻身。忽爾。居塵世。一靈具性。超然欲往。樂邦更。

不借留。飄然。去今則靈龜。先參勝熱。真人性火。現前。要見法王聖諦。默於斯。會得便知。昔日不曾。坐無影。樹頭風浩浩。今日亦非。萌枝上月娟娟。淨土。雅心不動。脚根而踏。若。離當處。而現前。正恁麼時。又作麼生。火風分散。不。相真身。元動。

春草

雨餘原野色。青青春意潛。回物性情。一種陽和。均化育。千章花卉。各敷榮。採芳稚子。朋多洽。醉卧遊人。酒半醒。最是蘼蕪。盛日。王孫厭聽。杜鵑聲。

虎

山高一

山真巖巖凌雲霄芙蓉面而列蒼玉白

雲拖練理

仰觀高出青天外天匠當時鑿空翠屹

然卓立鴻濛間峨眉秦華聊堪配鍾靈秀處深復深巍
然古刹名東林遠公說法建蓮社六時滴漏聲沉沉社
中落落晉人物談道論心坐朝夕忘機踏過虎溪橋一
笑高風誇未息

三友双鵲

年窮歲暮寒威烈林木蕭疎凍欲折惟底梅花鬪雪開
暗送寒香形似鉄一枝橫偃倚巖松最堪節標元同風
肯隨桃李醉春色歲寒不改冰姿容滿相分得琅玕竹

虛心直節過淇澳挺然不改四時青君子同芳潤如
靈禽亦是知此情飛來並立枝間鳴慎德行仁應先兆
天將福善良可徵

大雄無住性講師像贊

石之含潤必蘊玉於其中寺之將興已出人於近封起
一乘于方山衆目之為義虎窮三觀于南竺咸指之為
法龍惜浮世之百齡遂歲修於深谷許同倫之一諾不
聞法於大雄掃丘墟之劫灰歷煩冗於積歲建殿堂之
輪奐聳金...太空剛伏膺柔伏膺著當時之今譽繼
端慕素...世之高風恒產倍饒永固一山之基

名子

千載之台宗者也

瑜珈 命作懺悔疏意

切念瑜珈大教興慈於覺皇一心顯密真詮弘宗於不
空三藏謂其教也本為利益存亡行其法乎蓋是資培
彼我彼諸檀信固當罄竭其誠我等比丘正合篤誠其
意庶可感天動地格佛利生何乃不秉虔恭經典多諸
脫漏瞥生妄念心緣遂致昏迷口舌戲談亂他人之正
念眼耳着境動自己之邪思不知因果昭然鉄窓楞之
電光閃爍施利不昧戴皮角而血力醉儻如是罪愆終
難逃避由是謹於某日啓建懺悔道場云云回向云云

伏願諸佛慈悲攝受洗心而懺悔天神加被願容改過
以除罪如雪覆千山佛日照臨而悉盡過若雲迷大
野慈風掃蕩而頓空已解知非不復再罹前咎幸然會
意今當修進勝因佛果菩提使靈苗而增長功德智慧
令福海以常盈三觀一心履踐兮時時不亂六度萬行
修持兮念念圓成報滿閻浮不入三塗五趣神歸安養
早圓四智三身還來度坐報佛恩德

用無為號偈 俯仰折旋非欠少待人接物亦周

全未嘗 生質總是天機出自然

瓜園裏徑何深 祇樹行行盡飾金照

高禾

風微觸動玄音

衍性

抹過他家有相機亦非文義涉離微迴

然超出言詮外三要三玄作指歸

亮皎然

火輪碾出海門東漸覺扶桑一點紅

地山河全體露洞觀無礙不潛踪

齋竺宗號偈

當年鷲嶺早傳芳流出靈苗滿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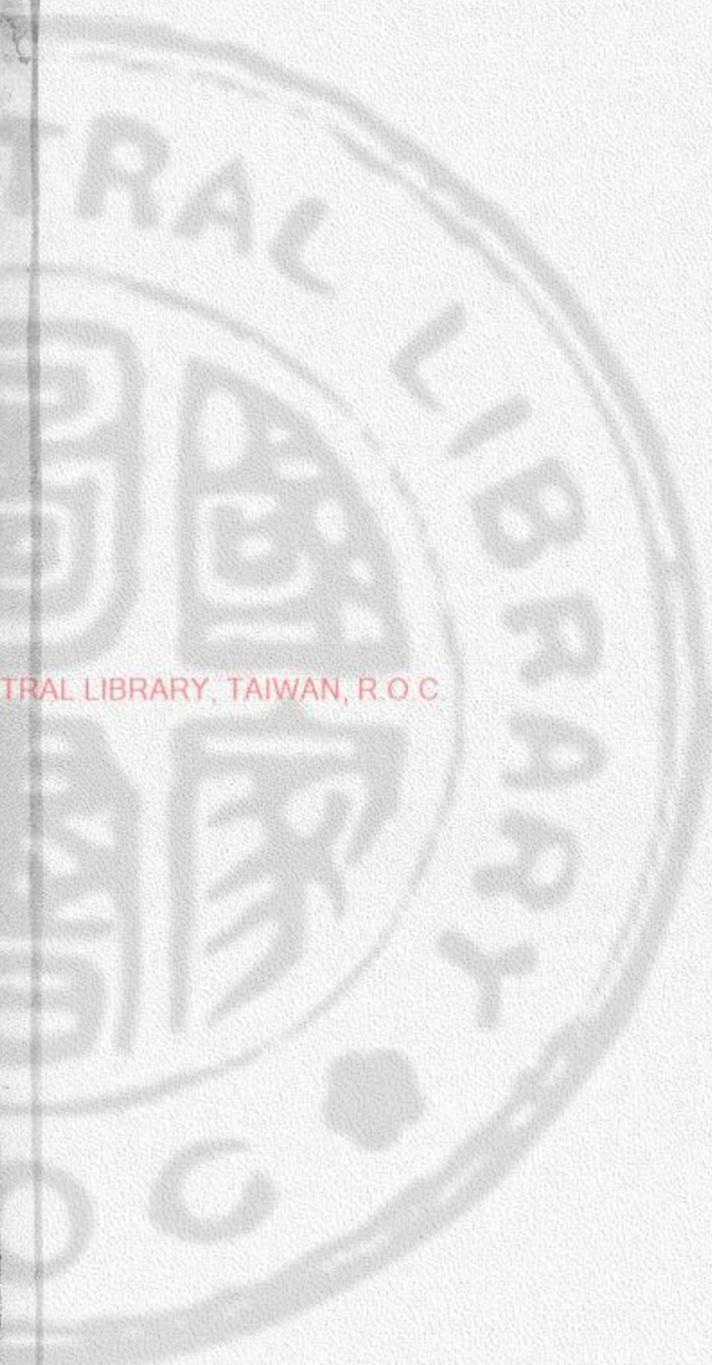
唐剎外陽春資化育一枝又見發幽香

空谷集卷第五

參學門人 得中等

仁隱堂記

寺必有堂堂必有名堂者僧房奉佛焚修之所不可不名也樵李城南真如講寺上人名如庵字以承行業端謹志於進道守之出群德士也踵門而謂余曰先師作堂命名仁隱願乞為文以記之仁也者孔門弟子泛而問之孔子對機而合辭各不同有問博施於民而能濟衆可謂仁乎孔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由是觀之孔子言仁至于至德不言至道孟子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惻隱者慈憫也亦近博施濟衆之意以是觀之亦言至德
舜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可謂
之道矣十思子曰修道之謂教修之之間不無仁也修之
至可謂率性之謂道率性之至可謂天命之謂性推而廣
之仁從道心惟微中流出之至德也吾佛世尊大道之餘
而有萬德萬德之首而有四焉其四者何大慈大悲大喜
大捨是也以佛德而言之大慈悲心是謂仁矣故稱佛為
能仁也隱也者豈特遁于萬山之中絕世踪跡枯形朽骨
於其間乎吁非也修心達本潛德弗耀之謂也仁隱之義
斯之謂歟上人居是堂也顧其名思其義拳拳於膺竭誠
篤志勉而進之以仁為始以道為至始以戒德修其身次
以定力澄其心次以慧性明其道次以工夫煉其成刮垢
磨光勤加淬礪久遠潛顯道可成矣至于入塵無染入佛
無我然後可以推己及人開導來學俾其知有從迷入悟
之門從淺入深之地從愚入賢之階從賢入聖之道非惟
導其徒孫至於博利人天六道而已矣嗟乎志於道者幾
跡熄焉茲因上人之請發余所言以至于斯上人宜力行
而進之余則立望上人至于至也

慶蔡子儀壽六十序

壽稟乎天命之數脩短不可奪也吁安知亦有可奪者乎

苟無妄情以循私意而能修德以合天心者天則衍其後
天之小而入先天之大是則奪其短而為脩矣或不能修
德以合天心肆其妄情以循私意者天則沮其先天大數
就其後天小數即其小數猶減刻之是則奪其脩而為短
也斯二者皆謂可奪者矣為善為不善皆起乎自心非天
之使然也易脩為短易短為脩者非人之所能為實天之
使然也所謂凡修天爵則人爵自至善不善兆纔萌於心
吉凶福禍便隨於後善則歸之以福不善歸之以禍豈有
不報之徵乎惟分重輕遲速而已矣人稟天命之性沐聖
賢之教法修身慎行以從三綱五常之道豈不為君子乎

然則人所敬慕天心悅之益其壽考理之定也嚴陵建德
邑之洋源著姓蔡氏子儀者昔宋九峯先生之遠孫也以
積善為傳芳余因別駕鄒侯之命嘗與子儀作傳芳堂記
今友人翁君子成又曰子儀生于洪武己卯今年壽登六
十二月值其初度托交莫逆久而愈厚不可不賀由是需
文以贈之余與子儀交亦久矣故不可辭而况嘗造其傳
芳堂而知其得九峯之家法篤行仁義之道其宰萬石也
盡忠于心無損于民其事親也力效曾氏奉養之道其伯
仲也初無闕墜之論其教子也亦從竇氏之方既存此意
是則天賦其壽矣奚啻今日慶之於耳順乎將見他日慶

其耆耄以至慶於期頤必矣

永春縣教諭父聞景昭卒于泉州扶櫬歸檣李葬于

勸善鄉掩土

溫良處己鴛鴦湖上德流芳詩禮傳家勸善鄉中名獨振
賢愚仰且高節遐迩慕其清風一子登科高任永春之掌
教兩兒繼業克承先世之箕裘濟濟孫男總是人間瑚璉
雍雍孫女並為席上珠玑携友登高每向名山而笑傲開
樽暢飲名從深院以交歡正宜高據椿堂看諸子彩衣之
戲舞忽欲遠輪閩嶺觀佳兒教育之歲規惜乎有限天年
不待悠悠情備足况乃無窮世相豈能一一事周全歸轍

泉南輒向旅途而訣別孝兒扶櫬今從祖隴以埋藏青龍
白虎定其方以安以住朱雀玄武鎮其地乃康乃寧幻身
處此佳城永綏吉兆靈性超昇淨土速證無生且道末後
一機如何舉唱某人為君蓋覆金沙土福蔭兒孫代代昌
華嚴經血書後跋

毘盧遮那性空寂法身彌滿恒沙國塵塵刹刹常降靈濟
度群迷出沉溺性海汪洋浩無際涵育人天并六趣是凡
是聖共交叅法雨均滋施大神攝入普賢真竅中非寬非
窄何玲瓏諸佛衆生性平等了無迷悟皆圓通武林信士
姚道真信心深厚何其淳不恪囊金請全部奉入招提良

可珍定香上人號曇紀欲書刺破娘生指指端瀝血書此
經光華字字香風起惜乎書寫猶未完脂膏瀝盡身先乾
遺下生前舊公案欲了未了情何安道真世壽猶先卒子
孫欲了尤無術如整上人何慨然刺血續書今已畢光前
絕後誠求常功深德厚壽能盡二靈冥會歸淨那福遺世
代長流芳

羅隱卷

天台方廣山峻嶒迴巖複嶂羅雲屏袋羅樹古超造化了
無寒暑常青青佛會神僧每行樂多向其中作盤薄畢竟
本來無一物隨機應化難壽度有時散誕坐磐陀目視雲

霄閑逸多一任丘陵變滄海不閑世相柰伊何擲杖凌波
施小技渡水穿雲漫遊戲縉紳之士亦隨流彷彿李唐白
居易又如趙宋蘇子瞻倡投佛印相交叅空手呈來為供
養更無一物堪加添次第行行渡波去深則厲兮淺則揭
接盡前人與後人只用一尋拄杖子過險波苦成坦然閑
行閑坐將閑眠寐神通方非法爾逆行順化疇能詮超出
言詞一句子不在有無聲色裏幻化空身有法身返照回
光見真諦

送人之金臺

行歲順天命合元亨利正子思亦有言天命之謂性此性

誠交游子

萬人萬性各不同。賢愚優劣誰能窮。愚者偏多賢者少。各
侶其侶宗其宗。有志高人能卓立。浮薄隊中安可入。聖人
經傳以為師。躬行仁義親賢德。時人容易入下流。日親日
近同其儔。古人嚴戒非不切。臨深履薄還知不。孜孜謹慎
猶不足。須臾放肆禍相逐。不成上流成下流。取辱傷情連
眷屬。撫憐教養欲傳家。愛情如海深無涯。畫虎不成反如
犬。痛心疾首真堪嗟。賢哉俊又當自省。君子小人並其徑。
只在臨歧措足間。一入青雲一墮泥。

題蕭翼得蘭亭圖

畫數著天象。字體初見章。真草籀隸文。分布彌茫毫端
出神妙。自昔推鍾王。平生精之精。蘭亭有輝光。傳至七葉
孫。遺徒復珎藏。無心與有心情。洽尤非常密機。詔忘機烏
足言其良。武侯擒孟獲。七縱真為臧。墨蹟祕昭靈。終潛猶
未遑。大澤藏佳山。巨壑藏美舫。安計非不深。掣去猶難防。

曷若無所嗜坦蕩百慮忘得喪兩茫然何由生感傷
樂性情願浩真良方

題畫

一峯隱隱青冥中層巒疊嶽知幾重蒼藤古

幽眇遠皆雲封樓臺依約最深處蓬萊堯堯率
窳堵形落落統旋日月何其雄溪橋禪客從何來
逶迤擬欲歸梵宮拄杖挑雲且前去通衢猶在前
山東登臨不為翫山水欲覓玄機謁遠公此情不
許常情通微言奧旨宜深窮

隘菴為錢恭履賦

山陰有華胄儒業為傳家簪纓繼先世德政無
痕瑕有美一人為操履尤堪誇志在從厥中尚質
不尚華不事軒冕榮出入無中車別業成錢塘澹
然忘若耶不種陶家菊豈種姚魏花有舍栽稼穡
有地栽桑麻尚有隙地寬猶藝邵平瓜時人恒寡
合植杖成俗嗟隨流非不知此意渾成賒心師古
聖賢世路渺烟霞

又龍山壽藏

鳳凰山脈接龍山遙指峯巒杳靄間佳地何時
開石室閑雲長日護松關安期瓜棗生靈圃王母
蟠桃養大還知是故人棲息處不辭迢遞一躋攀

梅塢草堂為陳尚銘賦 能書

峯迴路轉鳳山隈
合澗瓊葩闢雪開
雲壑喬松巢白鶴
竹房幽徑長蒼苔
翠禽啼徹酣初醒
疎影橫斜句細裁
揮翰入神看不厭
禪餘清暇會重來

朱涇胡閔耕父子期遊西湖不至以詩寄之

西湖行樂既曾期
明媚春光已過時
詩友獨憐吟小館
畫船閑放泊長堤
椿堂潛德三千斛
荆樹芬芳四五枝
覽勝良辰重擬約
桂花香裏亦相宜

悼謝順安

近從堂上慶生時
何忍援毫寫挽辭
西眺山川猿鶴怨
東

林蓮社友盟悲綵衣
驚見更喪服手澤尤憐貯篋笥
生芻臨吊日獨瞻遺像益淒其

海山勝覽為中吳沈孟孚賦

涵容萬派混波瀾
地設天成氣量寬
魚解吞舟多出沒
龍能行雨且深蟠
潮音晝靜琅琅聽
蓬島雲開細細看
從此大見度關吳山可謂一泥丸

寄沔陽學正張先生弘裕

宦游早入戰文場
新沐除書到沔陽
曉旭雨晴過楚漢
暮山雲盡見潭湘
勤勞王事心存古
講演經墳教大昌
義洽情深今不忘
片言聊寄鴈南翔

素軒為沈宗義賦

善能心遠地成偏四畔寥寥屋數椽
古典讀殘深得意焦桐禪罷已無絃
日陪清話容隣叟夜伴孤吟許篆烟
何必江湖垂釣去箕裘仍喜有人傳

酬靈隱用中和尚

鷲峯玉立倚蒼天直指堂中有老禪
異道六宗俱遁跡森羅萬象聽談玄
楊岐正脉昭今古靈徹高風繼後先
閑策烏藤行樂處石屏題遍短長篇

錢塘章道遵請題畫境

連楹碧廈枕江干闕盡風光幾歲闌
野渡潮生宵月上城

樓鐘動曉霜寒越山樵子登林壑
吳水漁翁把釣竿多

征途名利客揚帆加棹過驚濤

九蓮觀音聞思修入證圓通應化隨機不滯踪
救苦蓮

聲悲願重九蓮花裏現慈容

蓮舟觀音一瓣蓮花便作舟度人悲願幾時休
茫茫苦

海無邊岸痛惜凡情不轉頭

教經普賢毫髮孔中藏法界大千經
卷一毫中法身彌

滿周沙界俯順凡情示此容

初祖三首梁皇相見不投機
渡水穿雲坐翠微賴有可

師能領意一花五葉祖燈輝

荷擔大任向東遊
乍入南朝語不投
不得神光傳的旨
有何面目轉西州

越海浮江葦作航
少林閑坐得神光
離文字外安心後
傳得禪宗滿大唐

羅漢卷 爪牙踞地勢威獨
安尾昂頭負聖僧
不是神通三昧加
欲駢肩顯諫無能

可羨山猿直性靈
聖師巖下解聞經
雖然不作人言語
一線通來合道情

古貌峻嶒倚曲欄
瀑花飛雪下驚湍
老禪不是觀山水
覺者休令被眼瞞

手擎空堵拳來大
舍利流輝覆大千
此段靈光誰不有
六凡四聖總同然

行空越海如平地
渲沫何須揭厲形
特示靈機人不識
却言禪子過長汀

年耄形枯過急流
正當險處亦夷猶
歛衣攜手登高去
苦海從他不盡頭

老禪尚要露神通
小鉢寬寬納大龍
莫忘靈山親付囑
度人私誓幾時窮

蜿蜒墟氣作重樓
尊者如何亦舉眸
要使世人知幻化
涅槃生死念全休

功成行滿萬山中世底塵勞空合空德被外胎并濕化解
將花果獻慈容

龍宮海藏赴齋歸足躡龜行越駿駢覽者豈宜迷幻跡要
知禪老弄神機

草鞋如虎杖如龍踏破青雲幾萬重只箇括囊藏世界一
毫竅裏著虛空

十字街頭等箇人衲衣包裹裹乾坤須知不是成兒戲直
指人心解脫門

威風凜凜總驚誇背負神僧斂爪牙只為道高龍虎伏古
人實語玉無瑕

一卷真經讀未完倚欄猶待月光看此經畢竟無終始得
意思言是如端

旃檀沉水假名香性地真香價莫量即假即真翻得轉未
然先見法中玉

虎溪三笑二首道懷無事思寥寥送客忘機過小橋一
嘆巖阿成跡後遺風高似碧天高

衣冠大雅晉風流共入東林勝社遊清話忘情過畧約名
垂千古在中州

閔王神靈見靈菴二首英雄威鎮三分國惟恨吳人設
陷機顏氏無辜仇愈重指明心伏扣玄微

吳國雖深恨未忘恨深還亦有顏良一言點悟回光後輔
伏禪翁道愈昌

洞賓見黃龍二首 還丹養就謂為珠不出孃生精氣神
不是黃龍明說破一生迷綫和巾鉢

鍊家傳術歲猶深自謂成仙即此心禪老若非親點破錯
將黃葉認為金

白居易見鳥窠二首 喬木巢居未嶮巖塵情交熾最為
危咨叅啓迪何歡洽正是投機得意時

問法殷勤謁鳥窠一言簡述不須多當時意會心融後名
滿乾坤和不磨

東坡見佛印二首 溪聲山色認為真蓋是東林慣慣人
佛印若非重煉過靈臺千古蕪埃塵

擬將四大作禪床理極詞窮計未遑玉帶贈師酌舊衲流
芳今昔有輝光

善人求偈 天真佛性元非遠即在諸人日用中心境洞
然無墨麤頭頭無不證圓通

僧畫景一鉢一囊 一盂香積擎來供一衲收藏在括囊
幸是乾坤容到老髮長盈尺有何妨

月下坐石 惜無精舍坐磐陀只有蒼松掛薜蘿入定既
深忘出定獨憐明月照巖阿

水邊曳杖 青山壁立竹林幽閑策烏藤傍澗流方外息
機無事客不知人世樂春秋

携笻看雲 雲為隨風去復來禪心定跡老巖隈有時縱
步茅亭外踏破松陰一徑苔

義本空號偈 父母未生前面目了無一法可形容三緣
會合胞胎後正是空花夢幻中

進覺場 此際一塵亦不立有何蹊徑可登臨了無指足
相依處誰信從來即此心

享性空 靜閑閑忙日用中全承渠力總含容坦然無事
忘機處直指真宗祿路通

證實相 心思意解豈能窮色見聲求總不通百尺竿頭
重進步此時方合少林宗

善適中 堯舜昔嘗言允執祖師亦謂勿他求一朝踏春
玄關竅即笑騎牛又覓牛

勝以謙 有口如緘不用言行藏退已讓為先忽然返照
回觀處一段靈光自現前

福智中 善窮梵語與唐言世用才能事亦全要識根源
何處起湏明幻質和形前

良本中 不用驅馳向外尋只消回首自沉吟包含萬法
如來藏即在人人一點心

顯大猷 五千餘卷廣談玄振領提綱屬後賢凡聖兩歧
俱截斷靈機元出自心田

遜無我 幻化空身不用論即心自性亦非存懸崖撒手
翻身處獨露虛空不動尊

儼敏中 一唱便能全領荷隔江招手便點頭即今與汝
全提句見得分明第一籌

科點五燈會元三部畢各題其後 金剛圈子皆穿透栗
棘蓬兒亦吐吞索性一鎚擊碎點關正眼照乾坤
拈來宛類重千鈞點出如來鬼眼睛鈿壁銀山俱打透任
教來者坦然行

鳥道玄關孰可通 劍林森衛萬千重 扣關獨露趙宗眼
與雲仍振祖風

滕王閣 檻外長江不盡流 滕王高閣幾春秋 一從王勃
題辭後 千古清風絕唱酬

訪梵天完講師不遇留詞 相訪那堪不見君 稽留閑覽
壁間文 此中可謂真圖畫 滿目江山鎖白雲

菊黃白並立二首 三徑歸來尚未荒 滿籬清氣發金黃
白如高士情何厚 送酒令人入醉鄉

萬卉爭妍闔早春 金英晚景獨精神 龍山落帽還堪賞 插
得盈頭亦可人

菊紫白並立二首 彷彿朝來出絳幃半酣猶着紫羅衣

多應尚怯清霜重欲倚欄干白日輝

深院沉沉媚曉粧半施鉛粉半玄霜金鳥影照東籬畔一

片清風送遠香

老梅 槎枒老樹倚巖阿傲雪凌霜歲月多六合寒威猶

未解春光漏泄柰伊何

過墻梅 可恨東隣愛種梅隔墻倒偃一枝來暗香忽到

幽人室却是冰花帶雪開

書龍字 羲之筆陣疾追風寫像尤能奪所翁蟠伏未

將頭角露神神神神雲中

蟠書虎字 飲罷鍾繇醉乍蘇興來援筆寫於菟且將牙

爪俱潛伏百獸聞風膽也枯

花鳥春景二首 桃萼潛隨淑氣榮飛來雙鳥樂春情不

知者矣盈頭白猶向枝間巧弄聲

一任時人謂白頭野情閑逸老林丘絳桃未實先攀啄啼

對春風幾日休

夏景二首 一樹榴花簇絳絳珠璣滿腹漸資榮乳兒幽

鳥猶堪惜不及慈烏返哺情

上苑緋榴花正榮花間顆顆子初生幽禽莫啄芳苞破猶

與薰風化育成

秋景二首 傳來兔窟非凡本 金粟枝頭萬斛香 只許擬
英和子柳靈禽留戀亦徜徉

玉兔擣金成碎屑 嬌娥分綴樹枝頭 幸然不落吳剛手 留
得天香此日收

冬景二首 庭院寒花兩本開 一施明粉一緋紅 幽禽也
識陽和早 棲息枝間去復來

銖色枝頭放玉葩 葩間綽約有山茶 恍然王母仙姝侶 半
醉半醒乘紫槎

老樹 古木依依色老蒼 蒼林泉幾度歷冰霜 一枝尚有凌
雲樹 九廈終須作棟梁

把釣 不貪魚利欲何為 閑向江濱弄釣絲 忽尔非熊先

兆動 白頭猶可至人師

送人禮普陀 海門潮湧水琅玕 大士圓通不隱藏 無相

法中勤有相 此心知得便還鄉

胡閔耕重期遊西湖 不至寄言 遊覽西湖興浩然 不知
何事致遲延 春光無計堪留住 應是佳期又一年

送大乘曙講師歸樵李

何時飛錫到吳山 城市雲林紫翠間 一代華嚴弘大教 千
年石佛展慈顏 閑過湖水同移棹 靜聽潮聲獨倚欄 重振
宗綱還有待 故園未許掩松關

送旌德韜講師歸峽川

三觀成時初出鎮一心悟後始圓融
如畢竟頭頭合百界由來事事同
旌德運回新氣象峽川光顯舊家風
端宜大展扶宗手法社中興要建功

送僧參方

行脚高人覓指南若冰具眼亦何堪
趙州拈火言非火雪嶠離菴又入菴
白鳥蘆花依古岸碧天月影印寒潭
再三撈撻分明後他日歸來始罷參

初祖不談如字只談禪
開坐嵩山越九年接得神光成
底事不無一法與心傳

踏蘆何事飄然出帝都大江欲過踏蘆蘆至今不把棹
輕泄耨老那堪道箇無

課念佛圖答還受生錢說 勤上人請作

湛然覺性與佛無殊迷悟本空生死何寄微興妄念便墜
沉迷貪嗔癡就之而資深戒定慧救之而不返故有聖智
凡愚之別涅槃生死之分或歸六道以漂流或入四生而
輪轉生而復死死而復生惡業滋多善因漸失受生之際
已無功德之財托化之期實賴善緣之加由是歸投佛聖
哀告冥官許善事以相資作法財而使用仗斯心願得此
人身如擲芥子投於針鋒若起旨龜值於浮木既生人世

便合酬還奈何神講昏迷遂忘夙本古人方便曉諭尤多
奉答之端法門不一或誦經課佛或作福修因總成善行
以修持漸積功勳而報答佛國念畢准還一次受生錢歲
念一圖念就百年功德藏作菩提之種子為佛果之階梯
者也

子午卯酉生人每點念佛一千三十聲 寅申巳亥生
人每點念佛一千五十聲 辰戌丑未生人每點念佛
一千一百聲 念佛吞還受生錢信人某

讚布袋和尚 逆順隨機度有緣長街短巷詐風顛放開
布袋寬三尺包盡乾坤與大千

和陳都帥朴菴遊育王詩韻

李靖同倫客高風豈易攀統戎臨海國適興覽雲山鴈塔
先遙睇松門竟不闕寺居霄漢裏僧在畫圖間雨過龍潛
跡烟收虎露斑宦情紅日迥禪性白雲閒才畧高台轉勳
名震宇寰安邊惟重任旌旆又東還

醉沔陽學正張弘裕寄來詩韻

楚江無奈路遙何別後流光兩載過去日羨君行色壯歸
時見我鬢毛皤沔中庠序添珠玉浙右林泉老薜蘿細把
麟經箋註就校論胡左倍功多

心與雲間卷為姚江夏士彬賦

潛藏動用總無期何異間雲展縮時行雨每曾弥海宇從
龍幾度到天池三吳林壑和烟合百越山川出洞遲駐跡
蓬瀛應有日長陪仙子益相宜

題畫 風波不動菰花洲坐着船頭足自由未把絲綸垂

巨浸一聲鉞笛野情幽

雲山重疊樹交加展卷幽亭閱歲華亦有知音塵外客抱

琴來訪入烟霞

白雲長護碧峯頭野渡無人古木稠四海澄清風浪靜不

妨相對泛虛舟

讚普賢大士草衣半身

披半體紺髮普達松八荒與四隅一覽歸雙瞳虛空
大千界藏在毫髮中恒沙數經卷只在一句通承事恒沙
佛沙數猶難窮皆為法王子至行修厥躬得名曰普賢心
聞為正宗悉見衆生心分別知異同照見行儀劣如日懸
太空安慰法界人象馭追捷風火行成大全無處求其踪
不在內外隔何法堪形容不離一切處欲覓猶難逢普眼
欲見之不見情忡忡稱名纔禮覲即在眉睫東是故歸依
者隨應成至功

庭指南求偈

南詢之旨如何措與汝說者非相似德雲不在妙高峯別

山相見重添騎百城烟水渺無窮爭知即在脚根底知識
門庭力探尋是是非非知幾幾子來扣我查伽陀靨面相
呈無一語突然一喝雙耳聾轉得身來全意氣方知空費
草鞋錢柳標橫檐便回去他年若也再來參二十烏藤未
輕恕

隆竺宗求偈

要明直指單傳宗千玄萬妙奚能窮三賢十聖猶罔措二
乘山隔千萬重廓然無聖未端的臨濟未是白拈賊三玄
三要驗來機喝下承當受埋沒機先若也解翻身鐵樹心
萬朵春一任泥牛關入海大洋波底飛蓬塵隆竺

還知否知得依然成過咎百尺竿頭信步行驚得虛空開
笑口

誠敬堂求偈

禪人有志來參禪此事從來無授傳日月只從天上轉閻
浮樹在海南邊曹洞昔曾推五位更兼臨濟分三玄若向
語中求的意分明掘地尋青天暑往寒來元不別誰家竈
裏燒無烟石鞮彎弓裁兎角菸菟只把藕絲牽當機有箇
轉身着不居內外并後先即向言前親領取潛行密用還
加鞭打破虛空見端的本參公案纔方圓

慶悅堂號偈

一見拈花便展容無傳之旨已潛通爭知

昔印靈山意即在令人一笑中

寄沃昌言前任衢州司訊後任湖廣河泊

激江佳景遍吟哦五典三墳講演多漢魏高風深有得周
程家法諒無過楚人喜見文章伯吳友應傳德政歌未必
長沙淹賈誼紫泥詔下沐恩波

德用謙號偈平生揖讓慎行藏大智如愚愈有光識得
和來無我相此情方可合真常

題務本卷不存外慕守綱常方寸耕耘肯使荒羨子善
知安分理雲仍傳襲水流芳

空谷集卷第六

叅學門人

文璿等編次

奉和永明和尚山居詩韻七十首達禪人命作

林下何須按劍疑混然曾不問華夷
衲僧交會惟論道才子相逢祇賦詩
噴火緋花當石洞疊鱗蒼蘚上松枝
白雲也解來為伴去住隨風豈有期

祖意明來有淺深不離當處亦難尋
見聞知覺非餘事動靜施為總在心
林鳥隔窓聲瑣碎池魚弄水影浮沉
禪流叅究須明白莫把疑團蘊在襟

摺却烏藤棄却瓢歸來林下道逍遙
半間竹屋依青嶂

縷爐烟透碧霄烈焰堆中生瑞草太虛空裏產靈苗幽居
不擇陰陽地自是山朝與水朝

衲衣下事古今同識破令人事事慵達道忘機猶止水尋
玄索妙類遊蜂澗流巖壑聲嗚咽雨浥林花色淡濃但向
言前求活意休從境裏覓閑踪

地爐無火有寒灰自解忘緣不用媒鐵樹肯隨春夏老曇
花豈為雪霜摧雨迷谷口朝初霽雲鎖峯頭晚乍開物性
也知人性善啣泥菓燕去還來

卽性圓明不用尋泐然歷劫到于今解空莫謂離聲色馬
祖休言卽佛心放却頭頭皆合道拈來物物總成金松風

澗水琅琅語卽是潮音與梵音

說有談空豈用論性宗端的道堪尊不同鹿苑分諸品抹
過毘耶不二門久滯窮途多異轍纔登至理總忘言神光
三拜安心後傳到曹溪鉢尚存

青山不動體如如禪性寥寥適共於達磨九年居震旦懶
殘三度却天書迷踪悟跡俱消蕩聖量凡情盡掃除不羨
雕梁并畫棟前茅密覆便成廬

世人何以不推詳烏兔奔馳似箭怕見性明宗端有旨長
生不死並無方剋期道行三祇滿莫把心田一寸荒通究
寰中三教術何如禪學理偏長

和則禪關總要明竿頭進步不須驚法門端合相親厚俗
駕何勞屢送迎機巧安心潛設險康莊大道坦然平萬緣
息盡窮深旨安可區區溺世情

堪羨叅禪學道人目前無不是通津一重門裏親知識七
尺單前寄幻身野壑閑雲方外景桃花流水洞中春布衣
瓦鉢無餘事爭奈身貧道不貧

蘊界空兮法界寬不空蘊界便多端心宗實用令心究眼
境何須着眼看學道直教玄路活脩身應到髑髏乾罷叅
了了無餘事始識吾宗不隱瞞
大道何曾有異同悟來無處不圓通要令一段真機透須

把千般妄念空山鳥間關催曉旭林花爛熳占春風騎聲
蓋色超羣客日用頭頭是進功

特為諸人據實論悠悠生死本無根若能識妄終驅妄得
到知思解報恩睡覺莫疑迷蝶夢劍亡休認刻舟痕馬師
曾向龐公道盡把西江一口吞

逐妄迷真不識非聲師嘗為析離微箭初漸說權乘教末
後全提向上機大海何妨魚變化長空不礙鳥高飛苟能
言下翻身者老衲相逢握手歸

踪跡深藏愈有光自然邂逅姓名香山家寂寞群機息世
路奔馳萬慮忙閑裏修行情涉亂靜中養道理還長無言

言意如明得道廓虛空孰可量

形影相隨不厭孤剋期成道事堪圖覺林有本參天茂業
海無涯徹底枯採藥仙翁曾過往騎牛牧豎自相呼道人
禪學工夫就不昧男兒美如夫
去住從緣任所之即心之地即真諦粗言細語神通歲熟
喝嗔拳佛祖機有口懶能談聖諦對人安用說玄微若遂
不悟過傳旨說落天袍事亦非
一息群機到大休看他舉世總非佛既言退步猶登步曾
說無求亦有求挺挺作松能耐歲知花柳怕經秋死生
路險還知否了分明始不憂

萬事隨緣不用營石池雨後水盈盈靈苗有種從天產野
蔓無媒解自生教海偏圓并頓漸禪機逆順與縱橫善知
此意纔端的世念休將汚性情

世味疎空道味濃銀山鈿壁也須通棲心落落忘機外托
跡悠悠大化中既識光陰微有限了知塵事浩無窮恒沙
劫數恒沙佛果證由來道合同

入得門來未可誇光前絕後始英華凡情窄窄元非遠法
海滔滔豈有涯禪性未嘗離實際冥情元只是空袍娟娟
皓月明如畫病目猶迷一片霞

竹爐茶熟颺輕烟一架薔薇乍放天世相人情元不別陰

陽物理總無偏透波荷葉擎青蓋糝徑楊花布白氈即境
即心當自省那堪蹭蹬度流年

峯頂何須更架樓好山如畫一簾收勞生每為群情擾袖
子常能百念休正令全提天地齋靈符高佩鬼神愁禪宗
此段希奇事舉世應知豈有傳

鳥道玄關似掌平千奇百恠亦虛名修心煉性慈悲路滯
跡迷宗幻化情小器只圖成獨覺大乘方解利群生下愚
上智皆靈性磨琢工夫亦洞明

天真佛性露堂堂不問家鄉與異鄉幻化門中光景短無
生界裏歲時長園菘欲刈期經雨山果將收待着霜目擊

道存堪及第何須文業試三場

白雲堆裏着閑軀世底誰能識老夫散步騰騰堪入畫忘
機默默只如愚雖無自己錢三伯却在隣山松萬桮接物
利生曾有願先成道業是良圖

從前過處孰能追省己惟新痛責之逐境攀緣安可入明
心見性却須期業枯識浪三千何恣放優曇第一枝自是
不歸歸便得寸心為主更由誰

事事從根豈偶然少林門下五宗禪碩師並出同弘道袖
子驅馳共扣玄利器洞明由夙本鈍根迷滯且隨緣子魔
萬難心逾壯勉力參窮效昔賢

物外乾坤自在人為成道業故藏身香殘爐火繞知夜花
發巖其始覺春紫芽充糧常不缺綠荷補衲待添新不同
避世桃源客回首厯曆漢秦

了心達本復何憂只把從前百念休佛法尚猶無住着塵
機安肯更馳求每看麋鹿眠青草不羨牙檣起白鷗好景
自緣天設就門前一片藕花洲

既要居山莫待招妙高峯頂亦非遙一期會意心成悟萬
劫逃生業未消進步便須從此日修行何必待明朝葛衣
羽扇南薰裏又見西風動次寥

大道乾坤六合通永平年代盛流東菩提不用從人覓佛

性惟令向已窮豈問市朝并物外寧分家舍與途中便於
言外明深旨逸格超群振祖風

山中衲子道何高三尺垂垂蓋膝毫徑強不妨欺傑士孤
危安肯類兒曹闢觀天地遽虛小助視須彌筆架高應化
隨機無定跡弘宗還用着方袍

行雲流水淡何依相對忘機性自怡禪子昭昭當領會世
人擾擾未應知兼修定慧功還善未盡貪曠事最危多見
虛名無實德冷烟荒草沒殘碑

居山知是幾經年道業還猶愧昔賢果證要齊諸佛祖登
高未羨率陀天山花微潤霏霏雨巖樹輕籠淡淡烟抹過

摩醯三眼界毘盧藏主亦同然

太虛風靜片雲孤勝景端宜作畫圖秋到只令林葉殞冬
來不使澗松枯迷巢白鶴當空唳引子黃猿隔嶺呼一箇
茅茨安竹榻陶然獨坐孰堪俱

白雲長日護松門盡把家私細剖論重疊好山來就鷲嶺盤
旋流水出靈源翩翩樵子投深塢款款遊人度遠村道者
汲泉臨澗曲徑邊踏破蘚苔痕

寥寥無念與無依兀坐蒲團已息機爛煮山菁充午供細
編莎草作春衣形骸調養從踈拙心法參窮到極微昨夜
殘經看未了不妨移座就朝暉

佳木繁陰不識名繞簷綠竹聳亭亭時披紙襖蒲苗種日
課琅函貝葉經解出樊籠因計密善談佛法為心靈郊原
不用人栽藝袍自結芳草自青

萬法誰能計算我片言隻字可全該東觀滄海西三竺南
覽天台北五臺把定千重關鎖密只將一箇鑰匙開炎塵
萬斛俱消盡無限清風動地來

道人學道貴心空空盡塵心法法通萬計參尋今得意多
生修煉始成功月沉竺國旃天黑日出扶桑照眼紅曠劫
迷情窮莫盡如水雖厚到春融

事亦然考理亦然有言元是出無言直教學道臨成佛畢

竟尋流要到溪巖畔
銜花雙白鹿林間獻果一黃猿
最堪碧落無雲夜
明月流輝白到軒

坐對朝陽補袖衣
已躬下事八精微
投齋禪子何先至
持鉢僧童尚未歸
世事紛紛深莫測
光陰奔逐急於飛
却憐屈志營求客
不向中途早息機

慢策烏藤迤運行
閑觀法法總當情
林鳩喚雨千聲滑
鵬翮搏風萬里橫
格外靈機元不昧
本來面目太分明
但令返照回光去
不歷三祇道可成

安心不息喜成悲
得二令只三何了之
為稱英豪營大業
欲馳名譽立穹碑
爭知亦有一傾頹
日或到流離顛沛時
不向

坦途存久遠
臨危方始泣分岐

幽徑何妨一縱遊
澹然不着世間愁
清規有序忘紛擾
塵事無拘足自由
達磨留衣堪掛體
寶公遺帽可籠頭
西來祖意無虧欠
只貴諸緣放下休

男兒意氣入青雲
靈智靈機總在身
寸視南關并北狄
尺觀東越與西秦
江河只是千盃水
秦華無過一撮塵
莫謂矜誇成浪說
到頭不出此情真

三陽已過覺春和
最是山家勝事多
境靜猿猴常聚集
林深車馬少經過
菜滋雨色青盈圃
草騁風光綠滿坡
直指單傳端的意
時人不識柰如何

本來無壞亦無成得意忘言且自冥口吸滄溟猶小技手
擎日月未通靈洞明佛性功初就打破虛空夢乍醒鶴立
喬松何所似珊瑚枝上掛銀瓶

○來心洗雨俱忘萬疊雲山僻處歲佛性實為迷日主歲
經元是病時方金鷲穿柳情偏逸粉蝶耽花意自狂世諦
如塵飛上袈坦然不到道人忙

萬頃雲中萬頃山誅茅胡亂立禪關千端世事何時息一
片禪心盡日閑處士送報朝乍到潭龍行雨暮初還堪嗟
徬徬馳求者多在紅塵紫陌間
道隨圓與就方迷雲掩閉女馳忙只求得意年華感等

識忘機歲月長萬事競生成熱鬧一心放下便清涼山花
多在踈籬外風印吹來滿院香

果證高躋到四依度生有願蓮慈悲靈山退位應無恡苦
海行舟亦更怡幽鳥晚啼無點禪覺初時放不萌枝縱橫
自在菩提路左右逢源豈問之

學道宜攀七聖賢志高心篤最為先時中自可加三省眼
底誰能過百年頓教法門猶累日漸機言語類寒蟬一起
直入如來地小果權乘總和然

妄想纔生便有求有求爭奈使生愁命如欲斷單紗線形
似將傾一祭樓出殼不難重入殼改頭容易別生頭何如

修證無生好放人閑萬事休

舉世人生各異鄉南方強勝北方強一天風景林泉意滿
院春如花草香感佛恩深逾父娘念師道重見羹牆此情
有待知音者今日留言在草堂

靈山中會上憶當年教外單傳道曰禪色見聲求迷本領心
窮路絕悟天然護持法會中天主捧獻香花總地仙此事
莫言容易得洞明機要理方圓

長年無事掩松關絕慮忘緣性自閑袍有艷字開如落雲
無心也却猶還問忙靜關如歸道坐卧經行總在山世底
塵勞深萬九纖毫會不別林間

傀儡形容事宛然爭知中有線抽牽堪嗟機軸無情物朕
類人生幻化緣大易有爻猶待象希聲盡善不須絃一言
為報諸仁者妙道昭然在目前

蒙頭打坐足安然世諦潭無一念牽種不每從風暖地拾
薪多在雨晴天鉄鑪營饌炊山粟砂銚烹茶煮澗泉萬法
相和歸一法橫拙倒用句中玄

自喜幽居勝事多松頭聯絡掛藤蘿山容蔚蔚含春色景
物熙熙樂泰和泉瀉嶺頭如奏樂鳥鳴谷口似謳歌看他
萬法皆生滅惟有禪心道不磨

梯雲躡磴徑橫斜物外清幽孰可加心法昭昭元不遠天

街蕩蕩亦非賒重關透得纔為正半路明來亦是邪何用
別尋歸去地諸人歸去亦無家

門無過客足蒼苔峭壁懸崖路險哉大力男兒方可到小
根魔子豈能采無謀索隱多沉惑有智窮幽不用媒捷徑
一言今部露道旁石女正懷胎

幽居占斷水雲鄉樂事偏饒詎可量萬慮萬緣俱掃盡一
機一境總消亡不論世外乾坤闊休說壺中日月長定起
羅窓清書靜瓦爐燒過六行香

真亦均兮妄亦均性通神也相通神須知春豔動金靈屬共
杓如和筆決身頂上徐徐添白髮天邊急急走紅輪即心

即佛曾明否有限光陰惱殺人

編茅為屋棘為扉水自流兮雲自飛萬法本閑人自開一
塵不立道忘機慈尊垂念悲何切逝子飄零若不歸直待
火風分散後一生忙亂總成非

高據湖山第一峯此中清致孰能同曉天漠漠雲連海夜
景輝輝月滿空纔見梅花擎臘雪又看桃萼醉春風蒲團
兀坐渾無事不管金烏西復東

山居活計不須營一鉢隨緣愜野情風穴單丁先遁跡南
泉縛屋早藏名為僧必用僧規立學道須還道業成理正
庶堪令事正源清方可見流清

縛茅寄跡古巖窩
屈指猶經歲月多
屋底寬寬容法界
胸中落落著江河
大淵豈得龍潛伏
喬木何妨鳳作窠
恢復百城華藏界
太平不用動干戈
山居詩和畢

觀指南堯偈
子也迢迢覓指南
堂前靈柱是同參
十成
句子今相贈
擬議思惟落二三

映月江號
顧兔無聲法界寬
碧流風靜浸銀灘
再三撈
攄纔知得
莫被娘生兩眼瞞

榮首座請和偈
仰矯無端亦弄竒
夢中說夢不須為
象
王行處未云貴
返攬須還獅子兒

遺稿

塔院者安葬骨塔安心修道延事香燈也所以屋宇莊
壯飾焉要在後人漏則葺之朽則補之庶為悠久不然
則雖壯飾亦非悠久老僧一生不留財物惟傳佛法令
後人修行而已所有經書語錄印板常須管顧凡來借
板印者施與印之流通佛法慎勿索其板錢抽分經書
等事此屋成後嘗請嘉興金明晦光曜禪師接代主之
不意晦先自處退居不復來矣老僧嘗於錢塘縣告給
帖文看守骨塔辦納稅糧今已老病不能主之今命徒
弟文璿宗證法孫宗昂三人管業辦納稅糧延事香燈
也不置田地故無出產所有齋糧化緣度日如是安貧

一心辦道不貪寬餘生事造業汝等三人日後亦擇好人傳代主之遞代擇人以延綿遠老僧元有徒弟文盛始則受教後不受教故違戒律其徒宗海等為惡尤甚由是一同擯出久矣老僧死後宗海等人設或來此須用訴官作破戒五逆等罪罪之遣令遠去老僧死後勿令人知廢其紙燭及廢人功惟令閉門停龕三日扶昇門外田中化之骨葬塔中坦然無事所有孝帛念經禮懺請僧佛事一例免之庶得不廢佛天施主財物是為最善至囑

開元真實菴住本寺山門疏

四海禪宮隆替實當其數千年法運扶持豈乏其人必潛德以待時適臨機而應世恭惟本山堂上實菴和尚天稟慈詳性涵雅重黃金臺下竺文闕過於千函天泉會中風月平分於半座機鋒鏖戰善破琛羅漢之經題龍象交叅慣奪王老師之鉢位退閑蓋是小節弘宗實為大猷熟路輕車駕白牛何妨進步推門落日揮素塵正好談玄海印堂東望扶桑喜見百川交會清平山北瞻鳳闕虔恭一寸忠心安伯仲之一門祝聖人之萬壽謹疏

讚十八羅漢卷

靈山會上親承記輔弼微猷不涅槃攝化隨機非一種
現權變相有多端應諸刹主神功博入一毫芒法界寬
福利人天何所似量逾滄海濤濤漫

贛州封福勝求偈

識破人間萬事休百年身世若浮漚紅塵過患須先覺
淨業工夫合早修即佛即心无自具曰禪曰道莫他求
尅期取證從今始願入龍華作勝流